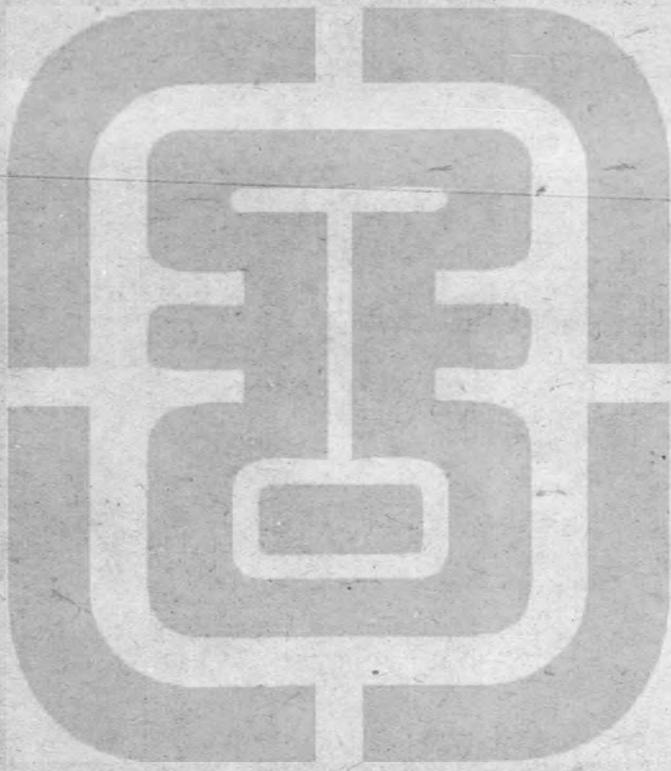


甲



列傳卷第五十五

元史一百六十八

翰林學士知制誥兼  
國史院編修官  
權筆奉

勅修

陳祐天祥

陳祐一名天祐字慶甫趙州寧晉人世業農祖忠博  
究經史鄉黨皆尊而師之既歿門人謚曰茂行先生  
祐少好學家貧母張氏嘗剪髮易書使讀之長遂博  
通經史時諸王得自辟官屬歲癸丑穆王府署祐為  
其府尚書賜其父母銀十錠錦衣一襲王既分土於  
陝洛表祐為河南府總管下車之日首禮金季名士

李國維楊杲李徽薛玄咨訪治道商議古今奏免征西軍數百家及椒竹諸稅糧料等錢又上便民二十餘事朝廷皆從之世祖即位分陝洛爲河南西路中統元年真除祜爲總管時州縣官以未給俸多貪暴祜獨以清慎見稱在官八年如始至之日至元二年調官法行改南京路治中適東方大蝗徐邳尤甚責捕至急祜部民丁數萬人至其地謂左右曰捕蝗慮其傷稼也今蝗雖盛而穀已熟不如令早刈之庶力省而有得或以事涉專擅不可祜曰救民獲罪亦所甘心即諭之使散去兩州之民皆賴焉三年朝廷以

祜降官無名乃賜虎符授嘉議大夫衛輝路總管衛當四方之衝號爲難治祜申明法令創立孔子廟脩比干墓且請于朝著于祀典及去官民爲立碑頌德嘗上書世祖言樹太平之本有三一曰太子國本建立宜早二曰中書政本責成宜專三曰人材治本選舉宜審事雖未能盡行時論稱之六年置提刑按察司首以祜爲山東東西道提刑按察使時中書尚書二省並立世祖厭其煩欲合爲一集大臣雜議之祜還朝特命預其議阿合馬爲尚書平章政事欲奏陞中書右丞相安童爲太師因罷中書省懼祜有異議

許進祐爲尚書參知政事以啗之及入議祐極言中書政本祖宗所立不可罷三公古官今徒存其虛位未湏設事遂罷阿合馬怒其忤已除祐僉中興等路行尚書省事西涼隸永昌王府其違魯花赤及總管爲人誣搆家各百餘口王欲悉致之法祐力辨其寃王怒甚祐執議彌固王亦尋悟二人皆獲免持祐泣曰公再生父母也朝廷大舉伐宋遣祐僉軍山東民多逃匿聞祐來皆曰陳按察來必無私遂皆出應期而辦十二年授南京總管兼開封府尹吏多震懾失措祐因謂曰何必若是前爲盜跖今爲顏子吾以顏

子待之前爲顏子今爲盜跖吾以盜跖待之由是吏知修飭不敢弄法許蔡間有巨盜聚衆劫掠祐捕之急逃入宋境宋亡隨制置夏貴過汴祐斥下馬撾殺之於市民間帖然十四年遷浙東道宣慰使時江南初附軍士俘虜温台民男女數千口祐悉奪還之未幾行省權民商酒稅祐請曰兵火之餘傷殘之民宜從寬恤不報遣祐檢覆慶元台州民田及還至新昌值玉山鄉盜倉猝不及爲備遂遇害年五十六詔贈推忠秉義全節功臣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丞追封河南郡公謚忠定父老請留葬會稽不得乃立祠祀

之祐能詩文有節齋集子夔芍陂屯田萬戶初在揚州聞祐遇盜死泣請于行省願復父讎擒其賊魁戮于紹興市臯昌國州知州奭侍儀司通事舍人孫思魯襲芍陂屯田萬戶思謙湖廣行省叅知政事弟天祥

天祥字吉甫因兄祐仕河南自寧晉徙家洛陽天祥少繇軍籍善騎射中統三年李壇叛據濟南結宋爲外援河北河南宣慰司承制以天祥爲千戶屯三汜口防遏宋兵事平罷歸居偃師南山有田百餘畝躬耕讀書從之遊者甚衆其居近緱氏山因號曰緱山

先生初天祥未知學祐未之竒也別去數歲獻所爲詩於祐祐疑假手它人及與語出入經史談辯該博乃大稱異至元十一年起家從仕卽郢復州等處招討司經歷從國兵渡江因論軍中事深爲行省叅政賈居貞所器重十三年與國軍以籍兵器致亂行省命天祥權知本軍事天祥領軍士纔十人入其境去城近百里止二日乃至城中父老來謁天祥諭之曰捍衛鄉井誠不可無兵任事者籍之過當故致亂爾今令汝輩權置兵仗以自衛何如民皆稱便乃條陳其事於行省曰鎮遏姦邪當實根本若內無備禦之

資則外生窺覷之釁。此理勢必然者也。推此軍變亂之故。正由當時處置失宜。踈於外而急於內。凡在軍中者。寸鐵尺杖不得在手。遂使姦人得以竊發。公私同被其害。今軍中再經殘破。單弱至此。若猶相防而不相保。信豈惟外寇可憂。第恐舟中之人皆敵國矣。莫若布推赤心於人。使戮力同心。與均禍福。人則我之人。兵則我之兵。靖亂止姦。無施不可。惟冀少加優容。然後責其必成之効。行省許以從便。處置天祥。凡所設施。皆合衆望。由是流移復業。以至隣郡之民來歸者。相繼伐茅斬木。結屋以居。天祥命以十家爲甲。十

甲有長弛兵禁。以從民便。人心既安。軍勢稍振。用土兵。取李必聰山寨。不戮一人。他寨聞之。各自散去。境內悉平。時州縣官吏未有俸祿。天祥從便規措。而月給之。以止其貪。民用弗擾。鄰邑分寧爲變。謀者時至。吏請捕之。天祥曰。彼以官吏貪暴。故叛。今我一軍三縣。官無侵漁。民樂其業。使之歸告其黨。則謀者反爲我用矣。遂一無所問。及敗逃入興國境者數千人。天祥命驗口給糧。仍戒土人勿侵陵。事定。皆得保全。而歸。莫不服其威信。居歲餘。詔改本軍爲路。有代天祥爲總管者。務變更舊政治。隱匿兵者甚急。天祥去未

久而興國復變鄰郡壽昌府及大江南北諸城邑多  
乘勢殺守將以應之時方改行省爲宣慰司叅政忽  
都帖兒賈居貞萬戶鄭鼎臣爲宣慰使鼎臣帥兵討  
之至樊口兵敗死黃州遂聲言攻陽羅堡鄂州大震  
時忽都帖木兒懼不敢出兵天祥言於居貞曰陽  
羅堡依山爲壘素有嚴備彼若來攻我之利也且南  
人浮躁輕進易退官軍憑高據險而區區烏合之衆  
與之相敵不二三日死傷必多遁逃者十八九我出  
精兵以擊之惟疾走者乃始得脫乘此一勝則大勢  
已定然後取黃州壽昌如摧枯拉朽耳居貞深然之

而忽都帖木兒意猶未決聞至陽羅堡居貞力趣之  
乃引兵宿於青山明日大敗其衆皆如天祥所料初  
行省聞變盡執鄂州城中南人將殺之以防內應居  
貞救之不能得天祥曰是州之人與彼勢本不相接  
欲殺之者利其財耳力止之至是被執者皆縱去復  
遣天祥權知壽昌府事授兵二百餘人爲亂者聞官  
軍至皆棄城依險而自保天祥以衆寡不敵非可以  
力服乃遣諭其徒使各歸田里惟生擒其長毛遇順  
周監斬于鄂州市得金二百兩詢知爲鄂州賈人之  
物召而還之其黨王宗一等十三人繼亦就擒以冬

至日放令還家約三日來歸獄皆如期而至白宣慰  
司盡縱之由是無復叛者百姓爲立生祠二十一年  
三月拜監察御史會右丞盧世榮以培克聚斂驟陞  
執政權傾一時御史中丞崔或言之帝怒欲致之法  
世榮勢熾益張左司郎中周戲因議事微有可否世  
榮誣以沮法奏令杖一百然後斬之於是臣僚震懾  
無敢言者二十二年四月天祥上疏極言世榮姦惡  
其略曰盧世榮素無文藝亦無武功惟以商販所獲  
之貲趨附權臣營求入仕輿賦輦賄輸送權門所獻  
不克又別立欠少文券銀一千錠由白身擢江西權

茶轉運使於其任專務貪饕所犯賊私動以萬計其  
隱祕者固難悉舉惟發露者乃可明言凡其掊取於  
人及所盜官物略計鈔以定計者二萬五千一百一  
十九金以錠計者二十五銀以錠計者一百六十八  
茶以引計者一萬二千四百五十有八馬以疋計者  
十五玉器七事其餘繁雜物件稱是已經追納及未  
納見追者人所共知今竟不悔前非狂悖愈甚以苛  
刻爲自安之策以誅求爲干進之門既懷無饜之心  
廣畜攘掊之計而又身當要路手握重權雖位在丞  
相之下朝省大政實得專之是猶以盜蹠而掌阿衡



元史多傳卷三十五  
之任不止流殃於當代亦恐取笑於將來朝廷信其  
虛誑之說俾居相位名爲試驗實授正權校其所能  
敗闕如此考其所行毫髮無稱此皆既往之真跡可  
謂已試之明驗若謂必須再試止可叙以他官宰相  
之權豈宜輕授夫宰天下譬猶製錦初欲驗其能否  
先嘗試以布帛如無能效所損或輕今捐相位以試  
驗賢愚猶捨美錦以校量工拙脫致墮壞悔將何追  
國家之與百姓上下如同一身民乃國之血氣國乃  
民之膚體血氣充實則膚體康強血氣損傷則膚體  
羸病未有耗其血氣能使膚體豐榮者是故民富則

國富民貧則國貧民安則國安民困則國困其理然  
也昔魯哀公欲重斂於民間於有若對曰百姓足君  
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以此推之民必須賦  
輕而後足國必待民足而後豐書曰民爲邦本本固  
邦寧歷考前代因百姓富安以致亂百姓困窮以致  
治自有天地以來未之聞也夫財者土地所生民力  
所集天地之間歲有常數惟其取之有節故其用之  
不乏今世榮欲以一歲之期將致十年之積危萬民  
之命易一世之榮廣邀增羨之功不恤顛連之患期  
錙銖之誅取誘上下以交征視民如讎爲國斂怨果

欲不爲國家之遠慮惟取速效於目前肆意誅求何所不得然其生財之本既已不存歛財之方復何所賴將見民間由此凋耗天下由此空虛安危利害之機殆有不可勝言者計其任事以來百有餘日驗其事跡備有顯明今取其所行與所言而已不相副者畧舉數端始言能令鈔法如舊鈔今愈虛始言能令百物自賤物今愈貴始言課程增添三百萬定不取於民而辦今却迫脅諸路官司增數包認始言能令民快樂凡今所爲無非敗法擾民者若不早有更張須其自敗正猶蠹雖除去木病亦深始嫌曲突徙薪

終見焦頭爛額事至於此救將何及臣亦知阿附權要則榮寵可期違忤重臣則禍患難測緘默自固亦豈不能正以事在國家關係不淺憂深慮切不得無言世祖聞其語遣使召天祥與世榮俱至上都面質之既至即日有內官傳旨縛世榮於宮門外明日入對天祥於帝前再舉其所言與未及盡言者帝皆稱善世榮遂伏誅五月朝廷錄天祥從軍渡江及平興國壽昌之功進秩五品擢吏部郎中二十三年四月除治書侍御史六月命理筭湖北湖南行省錢糧天祥至鄂州即上疏劾平章岳東木克暴不法時桑哥

竊國柄與岳東木姻黨爲其爪牙羽翼誣天祥以罪  
欲致之死繫獄幾四百日二十五年春正月遇赦得  
釋二十八年擢行臺侍御史未幾以疾辭歸三十年  
授燕南河北道廉訪使元貞元年改山東西道廉訪  
使時盜賊群起山東居多詔求弭盜方略天祥上奏  
曰古者盜賊之起各有所因除歲凶飢饉誘之天時  
宜且勿論他如軍旅不息工役荐興聚斂無厭刑法  
紊亂之類此皆群盜所起之因中間保護存恤長養  
之者赦令是也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歲再  
赦善人喑啞前人之言之備矣彼強梁之徒各執兵杖

殺人取後不顧其生有司盡力以擒之朝廷加恩以  
釋之旦脫縲囚暮即行劫又復督勒有司結限追捕  
賊皆經慣習以爲常既不感恩又不畏法兇殘悖逆  
性已頑定誠非善化能移惟以嚴刑可制所擬事條  
皆切於時用於是嚴督有司捕得盜賊甚衆皆杖殺  
之其亡入他境者揣知所向選捕盜官及弓兵密授  
方略示以賞罰使追捕之南至漢江二千餘里悉皆  
就擒無得免者由是東方羣盜屏息平陰縣女子劉  
金蓮假妖術以惑衆所至官爲建立神堂愚民皆奔  
走奉事之天祥謂同僚曰此婦以神怪惑衆聲勢如

此若復有狡獪之人輔翼之倣漢張角晉孫恩之爲必成大害遂命捕繫而杖於市自此神怪屏息天祥言山東宣慰司官冗宜罷因劾奏其使貪暴不法事格不行遂以任滿辭去大德三年六月遷河北河南廉訪使以疾不起人有冤抑往往就天祥家求直天祥以不在其位却去之六年陞江南行臺御史中丞上章論征西南夷事曰兵有不得已而巳者亦有不得已而巳者惟能得巳則巳可使兵力永強以備不得已而巳之用是之謂善用兵者也去歲行省右丞劉深遠征八百媳婦國此乃得巳而巳之兵

也彼荒裔小邦遠在雲南之西南又數千里其地爲僻陋無用之地人皆頑愚無知取之不足以爲利不取不足以爲害深欺上罔下帥兵伐之經過八番縱橫自恣恃其威力虐害居民中途變生所在皆叛深既不能制亂反爲亂衆所制軍中乏糧人自相食計窮勢蹙倉黃退走士兵隨擊以致大敗深棄衆奔逃僅以身免喪兵十八九棄地千餘里朝廷再發陝西河南江西湖廣四省諸軍使劉二霸都總督以圖收復叛地湖北湖南大起丁夫運送軍糧至播州交納其正夫與檐負自己糧食者通計二十餘萬正當農

時興此大役驅愁苦之人往廻數千里中何事不有  
或所負之米盡到固為幸矣然數萬之軍止仰今次  
一運之米自此以後又當如何比問西征敗卒及其  
將校頗知西南遠夷之地重山複嶺陡澗深林竹木  
叢茂皆有長刺軍行徑路在於其間窄處僅容一人  
一騎上如登天下如入井賊若乘險邀擊我軍雖眾  
亦難施為也又其毒霧烟瘴之氣皆能傷人羣蠻既  
知大軍將至若皆清野遠遁阻其要害以老我師或  
進不得前旁無所掠士卒飢餒疫病死將有不戰  
自困之勢不可不為深慮也且自征伐倭國占城交

趾爪哇緬國以來近三十年未嘗見有尺土一民內  
屬之益計其所費錢財死損軍數可勝言哉去歲西  
征及今此舉亦復何異前鑑不遠非難見也軍勞民  
擾未見休期只深一人是其禍本又聞八番羅國之  
人向為征西之軍擾害捐棄生業相繼逃叛怨深入  
於骨髓皆欲得其肉而分食之人心皆惡天意亦憎  
惟須上承天意下順人心早正深之罪續下明詔示  
彼一方以聖朝數十年撫養之恩仍諭自今再無遠  
征之後以此招之自有相續歸順之日使其官民上  
下皆知未須遠勞王師與區區小醜爭一旦之勝負

也昔大舜退師而苗氏格充國緩戰而羗衆安事載  
經傳爲萬世法爲今之計宜且駐兵近境使其水路  
遠近得通或用鹽引茶引或用實鈔多增米價和市  
軍糧但法令嚴明官不失信可使米船蔽江而上軍  
自足食民亦不擾內安根本外固邊陲以我之鎮靜  
御彼之猖狂布恩以柔其心畜威以制其力期之以  
久漸次服之此王者之師萬全之利也若謂業已如  
此欲罷不能亦當慮其關繫之大審詳成敗筭定而  
行彼溪洞諸蠻各有種類今之相聚者皆烏合之徒  
必無久能同心敵我之理但急之則相救緩之則相

疑以計使之互相讎怨待彼有可乘之隙我有可動  
之時徐命諸軍數道俱進服從者恩之以仁拒敵者  
威之以武恩威相濟功乃易成若舍恩任威以蹈深  
之覆轍恐他日之患有甚於今日也不報遂謝病去  
七年召拜集賢大學士商議中書省事八月地震河  
東尤甚詔問弭災之道天祥上章極言陰陽不和天  
地不位皆人事失宜所致執政者以其言切直抑不  
以聞天祥自彼召還京至是且一歲未嘗得見帝言  
事輸忠無地常鬱鬱不自釋又不欲苟糜廩祿八年  
正月移疾謝去至通州中書遣使追留不還帝聞之

賜鈔五千貫仍命給傳專官護送至其家天祥望闕  
拜謝辭所賜鈔而行九年五月拜中書右丞議樞密  
院事提調諸衛屯田使者五致詔以年老不能辭十  
一年仁宗在懷州遣使賜幣帛上尊酒至大四年仁  
宗即位復遣使召之辭以老疾不起延祐三年四月  
卒于家年八十累贈推忠正義全德佐理功臣河南  
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追封趙國公謚文忠

### 劉宣

劉宣字伯宣其先潞人也因出戍留居忻金末避地  
于陝後徙太原宣沉毅清介居家孝友自幼喜讀書

有經世之志宣撫張德輝至河東見而器重之還朝  
薦為中書省掾宣暇則往從國子祭酒許衡講明理  
學初命為河北河南道巡行勸農副使至元十二年  
入為中書戶部郎中改行省郎中從丞相伯顏平章  
阿朮統軍平江南贊畫居多伯顏嘗命宣詣闕上捷  
書世祖召見親問以南征事應對稱旨賜器服寵嘉  
之江南平命宣沙汰江淮冗官其所存革悉合公論  
除知松江府未幾同知浙西宣慰司事在官五年威  
惠並著陞江淮行省叅議擢江西湖東道提刑按察  
使二十三年入為禮部尚書遂遷吏部時將伐交趾

宣上言曰連年日本之役百姓愁戚官府擾攘今春  
停罷江浙軍民歡聲如雷安南小邦臣事有年歲貢  
未嘗愆期邊帥生事與兵彼因避竄海島使大舉無  
功將士傷殘今又下令再征聞者莫不恐懼自古興  
兵必須天時中原平土猶避盛夏交廣炎瘴之地毒  
氣害人甚於兵刃今以七月會諸道兵于靜江比至  
安南病死必衆緩急遇敵何以應之又交趾無糧水  
路難通無車馬牛畜馱載不免陸運一夫擔米五斗  
往還自食外官得其半若十萬石用四十萬人止可  
供一二月軍糧搬載船料軍須通用五六十萬衆廣

西湖南調度頻數民多離散戶令供役亦不能辦  
湖廣密邇溪洞寇盜常多萬一姦人伺隙大兵一出  
乘虛生變雖有留後人馬疲弱衰老卒難應變何不  
與彼中軍官深知事體者論量萬全方畧不然將復  
蹈前轍矣及再征日本宣又上言其畧曰近議復置  
征東行省再興日本之師此役不息安危繫焉竣都  
建伐占城海牙言平交趾三數年聞湖廣江西供給  
船隻軍須糧運官民大擾廣東群盜並起軍兵遠涉  
江海瘴毒之地死傷過半即目連兵未解且交趾與  
我接境某爾小邦遣親王提兵深入未見報功竣都



爲賊所殺自遺羞辱况日本海洋萬里疆土濶遠非  
二國可比今次出師動衆履險縱不遇風可到彼岸  
倭國地廣徒衆猥多彼兵四集我師無援萬一不利  
欲發救兵其能飛渡耶隋伐高麗三次大舉數見敗  
北喪師百萬唐太宗以英武自負親征高麗雖取數  
城而還徒增追悔且高麗平壤諸城皆居陸地去中  
原不遠以二國之衆加之尚不能克况日本僻在海  
隅與中國相懸萬里哉帝嘉納其言二十三年十二  
月中書傳旨議更鈔用錢宣獻議曰原交鈔所起漢  
唐以來皆未嘗有宋紹興初軍餉不繼造此以誘商

旅爲沿邊糴買之計比銅錢易於賞犒民甚便之稍  
有滯礙即用見錢尚存古人子毋相權之意日增月  
益其法浸弊欲求目前速效未見良策新鈔必欲創  
造用權舊鈔只是改換名目無金銀作本稱提軍國  
支用不復抑損三數年後亦如元寶矣宋金之弊足  
爲殷鑒鑄造銅錢又當詳究秦漢隋唐金宋利病著  
在史策不待縷陳國朝廢錢已久一旦行之功費不  
貲非爲遠計大抵利民權物其要自不妄用始若欲  
濟丘壑之用非惟鑄造不敷抑亦不久自弊矣屬桑  
哥謀立尚書省以專國柄錢議遂罷二十五年由集

賢學士除行臺御史中丞時江浙行省丞相忙古臺  
悍戾縱恣常慮臺臣糾言其罪而尤忌宣一日御史  
大夫與中丞出建康城點視軍船群御史從有以軍  
船載葦者御史張諒詰之知爲行省官所使詣揚州  
覆實忙古臺盛怒即圖報復時大夫之父官于屬郡  
隨被按劾遣其黨造建康伺臺中遺失臺官皆竦懼  
陰往懇求自解惟宣屹然不動忙古臺怒宣愈甚羅  
織宣之子繫揚州獄又令建康酒務淘金等官及錄  
事司官以罪免者誣告行臺沮壞錢糧以聞于朝必  
欲寘宣死地朝廷爲遣官二員置獄于行省鞠問其

事宣及御史六人俱就逮既登舟行省以軍船列兵  
衛驅迫之至則分異各處不使往來九月朔宣自到  
于舟中始宣將行時書後事緘付從子自誠令勿啓  
視宣死視其書辭云觸怒大臣誣搆成罪豈能與經  
斷小人交口辯訟屈膝爲容於怨家之前身爲臺臣  
義不受辱當自引決但不獲以身殉國爲恨耳嗚呼  
天平實鑒此心且別有公文言忙古臺罪狀後得其  
藁塗注勾抹辭句難辨前治書侍御史霍肅爲叙次  
其文讀者悲憤宣既引決行省白于朝以爲宣知罪  
重自殺前後搆成其事者郎中張斯立也然宣忠義

節操爲世所重聞者莫不嗟悼延祐四年從子自持  
上宣行實御史臺以聞制贈資善大夫御史中丞上  
護軍追封彭城郡公謚忠憲

### 何榮祖

何榮祖字繼先其先大原人父瑛金貞祐間試文法  
入優等補吏後授明威將軍守鉅鹿尹權軍器監主  
事金亡徙家廣平榮祖狀貌魁偉額有赤文如雙樹  
背負隆起有相者謂曰子位極人臣且壽相也何氏世  
業吏榮祖尤所通習遂以吏累遷中書省掾擢御史  
臺都事始折節讀書日記數千言阿合馬方用事置

總庫于其家以收四方之利號曰和市監察御史范  
方等斥其非論甚力阿合馬知榮祖主其謀奏爲左  
右司都事以隸已未幾御史臺除治書侍御史升侍  
御史又出爲山東按察使而阿合馬莫逞其志矣有  
帖木刺思者以貪墨爲僉事李唐卿所劾帖木刺思  
計無所出適濟南有上變告者唐卿察其妄取訟牒  
焚之帖木刺思乃撫取爲辭告唐卿縱反者逮繫數  
十人獄久不決詔榮祖與左丞郝禎參政耿仁傑鞠  
之榮祖得其情欲抵告者罪禎仁傑議以失口亂言  
之罪坐之榮祖不可俄遷河南按察使二執政竟以

失口亂言杖其人而株連者俱得釋唐卿之誣遂白  
平涼府言有南人二十餘輩叛歸江南安西行省欲  
上聞會榮祖來為叅政止之曰何必上聞朝廷此輩  
去者皆人奴耳今聞江南平道往求其家移文召捕  
之可也已而逃者俱獲果人奴也治以本罪而付其  
主其於事明決多類此除雲南行省叅知政事以母  
老辭又拜御史中丞復出為山東東西道按察使時  
宣慰使樂實姚演開膠州海道有制禁戢諸人沮撓  
糧船遇暴風多漂覆樂實弗信督諸漕卒償之擄掠  
慘毒自殺者相繼按察官懼違制莫敢言榮祖曰第

言之若朝廷見譴吾自當之即草辭以奏詔免其徵  
召入為尚書叅知政事時桑哥專政亟於理筭錢穀  
人受其害榮祖數請罷之帝不從屢懇請不已乃稍  
緩之而畿內民苦尤甚榮祖每以為辭同僚曰上既  
為免諸路惟未及在京可少止勿言也榮祖執愈堅  
至於忤旨不少屈竟不署其牘未踰月而害民之弊  
皆聞帝乃思榮祖言召問所宜榮祖請於歲終立局  
考校人以為便立為常式詔賜以鈔萬一千貫榮祖  
條中外有官規程欲矯時敝桑哥抑不為通榮祖既  
與之異議乃以病告特授集賢大學士未幾起為尚

書右丞桑哥敗改中書右丞奏行所定至元新格請改提刑按察司爲肅政廉訪司而立監治之法又上言國家用度不可不足天下百姓不可不安今理財者弗顧民力之困言治者弗圖國計之大且當用之人恒多而得用之人恒少要之省部寔爲根本必擇材而用之按察司雖監臨一道其職在於除蠹弊安斯民苟有弗至則省臺又當遣官體察之庶有所益帝深然之屢以老疾乞解機務詔免署事惟預議平章政事以水旱請罷不允先是榮祖奉旨定大德律令書成已久至是乃得請于上詔元老大臣聚聽之未及頒行適子秘書少監惠沒遂歸廣平卒年七十九贈光祿大夫大司徒柱國追封趙國公謚文憲榮祖身至大官而儉第以居飲器用青瓷杯中宮聞之賜以上尊及金五十兩銀五百兩鈔二萬五千貫俾置器買宅以旌其廉所著書有大畜十集又有學易記載道集觀物外篇等書

陳思濟

陳思濟字濟民柘城人也幼讀書即曉大義以才器見稱于時輩間世祖在潛邸聞其名召之以備顧問

既即位始建省部俾掌敷奏世祖以京兆爲國重鎮命廉希憲等行中書省于陝西思濟寔與偕行多所贊畫中統三年詔誅王文統召廉希憲入中書思濟還仍掌敷奏事無巨細悉就準繩姚樞許衡皆器重之會阿合馬入省取其位在希憲左每欲肆意而行希憲守正不從及希憲去位省臣晨集掾屬皆憚阿合馬莫敢前思濟獨先以文牘進阿合馬輒干希憲位署押思濟遽掩以手曰此非君相署位也阿合馬怒目視之衆爲之懼思濟神色自若除右司都事從希憲行省山東未幾召還至元五年分命中書省總

百揆御史臺正百官一時黜陟登庸憲章程式多出其手遷承務郎同知高唐州事以績最聞拜監察御史時阿合馬立尚書省權在中書右思濟與魏初等劾其不法帝命近臣正之御史各以次對思濟獨厲聲曰御史言官也非爲辨訟設拂袖而出授奉訓大夫知沁州爲政簡要不務苛察遷中順大夫同知紹興路總管府事承檄讞獄桐廬有囚羸瘠將死縱遣還家候期來決囚拜請曰聞公名久矣若不早決恐終不可保爲閱其案而釋之轉同知兩浙都轉運司事胥吏侵漁民困于賦役悉蠲除之調陝西漢中道

提刑按察副使丁母憂去官二十三年加少中大夫同知浙東道宣慰司事時浙西大水民饑浙東倉廩殷實即轉輸以賑之全活者衆擢上中書奏允之浙東復旱禱于名山雨大澍民賴以甦兩淮鹽課不敷授嘉議大夫兩淮都轉運使奸弊盡革商賈通行歲課以足擢嶺北湖南道肅政廉訪使改池州路總管江浙行省平章也速答兒威勢赫然摘淘金戶三千括民間田畝檄下力上章以止之累遷通議大夫僉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事大德五年冬以疾卒年七十贈正議大夫吏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潁川郡使謚文肅子誠襲蔭入官拜監察御史朝列大夫僉廣西道肅政廉訪司事

### 秦長卿

秦長卿洛陽人也姿貌魁特性倣儻有大志世祖在京兆潛藩已聞其名既即位務收攬時才以布衣徵至京師長卿尚風節好論事與劉宣同在宿衛以氣岸相高是時尚書省立阿合馬專政長卿上書曰臣愚贛能識阿合馬其為政擅生殺人畏憚之固莫敢言然怨毒亦已甚矣觀其禁絕異議杜塞忠言其情似秦趙高私蓄踰公家貨覬覦非望其事似漢董

元史及傳卷五十五  
九  
卓春秋人臣無將請及其未發誅之爲便事下中書  
阿合馬爲人便佞善伺人主意又其貲足以動人中  
貴人力爲捄解事遂寢然由是大恨長卿除興和宣  
德同知鐵治事竟誣以折閱課額數萬緡逮長卿下  
吏籍其家產償官又使獄吏殺之獄吏濡紙塞其口  
鼻即死未幾王著聚徒殺阿合馬帝後悟亦追罪之  
斲棺戮屍并誅其子而長卿寃終不白長卿從子山  
甫爲建康府判官聞長卿寃狀即日棄官去累薦不  
起以卒山甫子從龍仕至南臺治書侍御史從德江  
浙行省叅知政事

趙與票

趙與票字晦叔宋宗室子嘗登進士第爲鄂州教授  
至元十一年丞相伯顏既渡江與票率其宗人之在  
鄂州者詣軍門上書力陳不嗜殺人可以一天下且  
乞全其宗黨後伯顏朝京師世祖問宋宗室之賢者  
伯顏首以與票對十三年秋九月遣使召至上京幅  
巾深衣以見言宋敗亡之故悉由誤用權奸詞旨激  
切令人感動世祖念之即授翰林待制朝廷立法多  
所諮訪與票忠言讜論無所顧惜進直學士轉侍講  
疏陳江南科斂急督移括大姓宋世立壟暴露皆大



臣擅易明詔所爲二十七年京師霧四塞明年正月  
甲寅虎入南城與票又疏言權臣專政之咎退而家  
居待罪未幾桑哥敗平章不忽木奏與票貧窶有守  
有抱負世祖曰得非指權臣爲虎者邪賜鈔萬三千  
貫歲給其妻子衣糧後累遷翰林學士其伯祖師淵  
嘗從朱熹學家庭受授具有端緒於是與許衡論伊  
洛闡奧衡雅敬之與票既老成宗命特官其子孟實  
以終養大德七年以疾卒家貧無以爲葬成宗命有  
司賻鈔五千貫給舟車還葬台州之黃岩贈通議大  
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天水郡侯謚文簡

姪天福

姪天福字君祥絳州人父居實避兵徙鴈門天福幼  
讀春秋通大義及長以材辟懷仁丞至元五年詔立  
御史臺以天福爲架閣管勾尋拜監察御史每廷折  
權臣帝嘉其直錫名已兒思謂其不畏強悍猶虎也  
仍厚賜以旌其忠天福曰臣職居抨彈惟負爵祿是  
懼敢貪厚賞以重臣罪時御史臺置二大夫綱紀無  
統天福言于世祖曰古稱一蛇九尾首動尾隨一蛇  
二首不能寸進今臺綱不張有一蛇二首之患陛下  
不急拯之久則紊不可理帝詔王速帖木兒及孛羅

諭之李羅以年幼自劾天福時按行畿內有出使者  
凌民取賄天福乃易服間行得其狀奏戮之以徇豪  
右憎服十二年詔罷各道按察司天福白大夫王速  
帖木兒曰是司之設所以廣視聽虞非常慮至深遠  
不但繩有司而已也大夫駭然曰微公言幾失之夜  
入帝卧內奏其言帝大悟詔復立之權臣不悅左遷  
天福朝列大夫衡州路同知不就起為河東道提刑  
按察副使時北鄙兵興轉輸煩急河東民苦徭役天  
福以反側為憂劾執政失計奏罷其役徵拜中順大  
夫治書侍御史十六年江南既平授嘉議大夫淮西

道按察使淮甸當兵衝將吏有豪猾為民害者悉剷  
除之民大悅轉湖北道按察使發省臣贓事數十以  
聞帝以其嘗有勲勞特原之而流其黨與州郡稱治  
二十年遷山北道按察使其民鮮知稼穡天福教以  
樹藝皆致蕃富民為建祠而刻石以紀之二十二年  
入為刑部尚書尋出為揚州路總管二十六年復為  
淮西按察使按鉅姦一人沒其家貲政化大行二十  
八年桑哥敗考訊黨援平陽為多以天福為平陽總  
管俾窮治其事俄拜甘肅行省叅知政事以母老辭  
三十一年授陝西漢中道肅政廉訪使尋除真定路

元史列傳卷三十三 十三  
總管真定驛傳之需多爲民害天福更議措置之方  
使不擾民憲長爭之省臣以其事聞詔從之頒其制  
爲天下式大德二年授江西行省參政以疾辭四年  
拜參知政事大都路總管兼大興府尹畿甸大治後  
之尹京者以天福爲稱首六年以疾卒年七十三初  
天福拜御史時其母戒之曰古稱公爾忘私委質爲  
臣當罄所衷以塞其職勿以未亡人爲卹俾吾追蹤  
陵母死之日猶生之年也天福亦請於憲府曰監察  
責當言路有犯無隱苟獲譴乞不爲親累或以聞帝  
嘆曰巴兒思母子雖生今世其義烈之言當於古人

中求之子祖舜秘書監著作郎侃內藏庫副使

### 許國禎

許國禎字進之絳州曲沃人也祖濟金絳州節度使  
父日嚴榮州節度判官皆業醫國禎博通經史尤精  
醫術金亂避地嵩州永寧縣河南平歸寓太原世祖  
在潛邸國禎以醫徵至翰海留守掌醫藥莊聖太后  
有疾國禎治之刻期而愈廼張宴賜坐太后時年五  
十三遂以白金錠如年數賜之伯撒王妃病日治者  
鍼誤損其明世祖怒欲坐以死罪國禎從容諫曰罪  
固當死然原其情乃恐怖失次所致即誅之後誰敢

復進世祖意解且獎之曰國禎之直可作諫官宗王  
昔班屢請以國禎隸帳下世祖重違其請將遣之辭  
曰國禎蒙恩拔擢誓盡心以報不敢易所事乃不果  
遣世祖過飲馬湏得足疾國禎進藥味苦却不服國  
禎曰古人有言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  
已而足疾再作召國禎入視世祖曰不聽汝言果困  
斯疾對曰良藥苦口既知之矣忠言逆耳願留意焉  
世祖大悅以七寶馬鞍賜之憲宗三年癸丑從征雲  
南機密皆得參與朝夕未嘗離左右或在告帝輒爲  
之不悅九年己未世祖帥師圍鄂州獲宋人數百族

諸將欲盡阮之國禎力請止誅其兇暴餘皆獲免及  
師還招降民數十萬口疲餓顛仆者蒲道國禎白薨  
蔡州軍儲糧賑之全活甚衆世祖即位錄前勞授榮  
祿大夫提點太醫院事賜金符至元三年改授金虎  
符十二年遷禮部尚書國禎嘗上疏言慎財賦禁服  
色明法律嚴武備設諫官均衛兵建學校立朝儀事  
多施行凡所薦引皆知名士士亦歸重之帝與近臣  
言及勲舊大臣因謂國禎曰朕昔出征同履艱難者  
惟卿數人在爾遂拜集賢大學士進階光祿大夫每  
進見帝呼爲許光祿而不名由是內外諸王大臣皆

元史列傳卷三十三  
十一  
以許光祿呼之陞翰林集賢大學士卒年七十六時  
大臣非有勲德爲帝所知者罕得贈謚特贈國禎金  
紫光祿大夫謚忠憲人以其爲榮後加贈推誠廣德協  
恭翊亮功臣翰林學士承旨上柱國追封薊國公初  
國禎母韓氏亦以能醫侍莊憲太后又善調和食味  
稱旨凡四方所獻珍膳旨酒皆命掌之太后閱其勞  
賜以真定宅一區歲給衣廩終身國禎由是家烏子  
辰

辰字君黼一名忽魯火孫從其父國禎事世祖于潛  
邸進退莊重世祖喜之賜名俾從許衡學入備宿

衛忠慎小心嘗因事忤旨欲罪之帝後悔謂近侍帖  
哥曰朕欲罪忽魯火孫汝何不言汝二人自今結爲  
兄弟有所譴責則更相進諫乃置金酒中賜二人飲  
以爲盟時裕宗居東宮帝又諭忽魯火孫曰若太子  
罪汝將誰諫耶遂命東宮臣慶山奴亦同飲金酒俄  
除禮部尚書提點太醫院事賜日月龍鳳紋綺衣二  
襲每外國使至必命與之語辭理明辨莫不傾服改  
尚醫太監帝嘗命畫工寫其像賜之轉正議大夫仍  
提點太醫院事有竊大安閣禮神之幣者將誅之群  
臣莫敢言忽魯火孫獨諫曰敬神善事也因置人於

死地臣恐神不享所祭帝即命釋之忽魯火孫與丞相安童善國政多所贊益桑哥忌之數譖於上帝不之信桑哥敗繫于左掖門帝命忽魯火孫往唾其面辭不可帝稱其仁厚賜以白玉帶且諭之曰以汝明潔無瑕有類此玉故以賜汝也成宗即位遷中書右丞行太常卿力辭乃命以中書右丞署太常事俄改陝西行中書省右丞時關中饑議發倉粟賑之同列以未得請于朝不可忽魯火孫曰民為邦本今饑餒如此若俟命下無及矣擅發之罪吾當獨任之不以累公等遂大發粟不數日命亦下明年旱禱于終南

山而雨歲以大熟民皆畫像祀之忽魯火孫不事生業田宅皆上所賜有足疾不能行仁宗以為先朝老臣特敕乘小輿入禁中訪以舊事後足益弱不可出每國有大政詔使近侍即其家問之特授榮祿大夫大司徒食其祿終身贈推忠守正佐理功臣光祿大夫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趙國公謚僖簡



2

3  
~~4~~

编码错误

三卷 169

列傳卷第五十五

列傳卷第五十六

元史一百五十九

翰林學士 吏部知制誥 兼修國史 梁濂 翰林侍制 承旨 鄭無 國史院編修 官至 禘 等奉勅修

賀仁傑

賀仁傑字寬甫其先河東隰州人祖種德徙關中遂為京兆鄠人父賁有材畧善攻戰數從軍有功關中兵後積屍滿野賁買地金天門外為大塚收瘞之遠近聞者爭輦屍來葬復以私錢勞之嘗治室於毀垣中得白金七千五百兩謂其妻鄭曰語云匹夫無故獲千金必有非常之禍時世祖以皇太弟受詔征雲



南駐軍六盤山乃持五千兩往獻之世祖曰天以賜汝焉用獻對曰殿下新封秦金出秦地此天以授殿下臣不敢私願以助軍且言其子仁傑可用狀即召入宿衛其軍帥怒賁不先白已而專獻金下賁獄世祖聞之大怒執帥將殺之以勲舊而止世祖即位賜賁金符總管京兆諸軍奧魯卒贈輸忠立義功臣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追封雍國公謚貞獻仁傑從世祖南征雲南北征乃顏皆著勞績後與董文忠居中事上同志協力知無不言言無不聽多所裨益而言不外泄帝深愛重之至元十三年宋平惟川蜀久不

下四川制置使張珏守重慶合州安撫使王立守釣魚山相拒二十餘年詔建東西行樞密院督兵進伐合丹閣里吉思領東院攻釣魚山不花李德輝領西院攻重慶德輝分守成都獲王立鈔卒張合縱之使諭立降立復遣張合等奉蠟書告德輝能自來即降德輝遂從五百騎至釣魚山與東院同受立降東院復奏誅立并言德輝越境邀功下立長安獄西院從事呂盛至都以兵事告許衡許衡告仁傑仁傑爲言於帝帝召樞密臣責之曰汝等以人命爲戲耶今召王立立生則已死則汝等亦從之立至賜金虎符仍

以爲合州安撫使帝一日召仁傑至榻前出白金謂之曰此汝父六盤所獻者聞汝母來可持以歸養辭不許乃歸白母盡散之宗族帝欲選民間童女充後宮及有司買物多非其土產山後鹽禁久爲民害皆奏罷之民爲之立祠十七年上都留守闕宰相擬廷臣以十數皆不納帝顧仁傑曰無以易卿者特授正議大夫上都留守兼本路總管開平府尹明年賜三珠虎符進資德大夫兼虎賁親軍都指揮使尋加榮祿大夫中書右丞留守如故尚書省立桑哥用事奏上都留守司錢穀多失實召留守忽刺忽耳及仁傑

廷辨仁傑曰臣漢人不能禁吏戢姦致錢穀多耗傷臣之罪忽刺忽耳曰臣爲長印在臣手事未有不關白而能行者臣之罪帝曰以爵讓人者有之未有爭引咎歸己者置勿問仁傑在官五十餘年爲留守者居半車駕春秋行幸出入供億未嘗致上怒其妻劉沒帝欲爲娶貴族固辭乃娶民間女已而喪明夫妻相敬如初未嘗置媵妾大德九年年七十二請老拜光祿大夫平章政事商議陝西行中書省事賜白金楮幣錦袍玉帶歸第以子勝襲上都留守虎賁指揮使後成宗崩仁宗入清內難念世祖舊臣欲有所咨

訪召赴闕行至樊橋而卒贈恭勤竭力功臣儀同三司太保上柱國追封雍國公謚忠貞延祐六年加贈推誠宣力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奉元王子勝自有傳

### 賈昔刺

賈昔刺燕之大興人也本姓賈氏其父仕金爲庖人昔刺體貌魁碩有志於當世歲甲申因近臣入見莊聖太后遂從睿宗於和林典司御膳以其鬚黃賜名昔刺俾氏族與蒙古人同甚親幸之又慮其漢人不習於風土令徙居濂州帝復思之曰昔刺在吾左右

飲食殊安適促召入供奉諸庖人皆隸焉世祖在潛邸知其重厚使從迎皇后於弘吉刺之地自是預謀帷幄動中機會內出銀三千兩使買珍膳乘傳上太官恣其出入不問又賜以牝馬及駒三十匹并牧戶與之是時兵餘數以所賜分遺鄉里世祖即位立尚食尚藥二局賜金符提點局事兼領進納御膳生料年老謝事病篤索所賜衣衣之而卒追封聞喜郡侯謚敬懿子丑妮子方幼時世祖愛之嘗坐之御席傍從征雲南躍馬入水斫戰船破其軍帝竒其勇敢而戒其輕銳己未從伐宋還自鄂州卒追封臨汾郡公

謚顯毅子虎林赤智勇絕人阿里不哥之叛出其家  
名馬以助官軍從幸和林中道值大風晝晦敵猝至  
擊走之還佩其大父金符提點尚食尚藥二局歷尚  
膳使兼司農嘗入侍帝問治天下何爲本曰重農爲  
本何爲先曰用賢爲先用賢則天下治重農則百姓  
足帝深善之超拜宣徽使辭改僉院事仍領尚膳使  
卒子禿堅不花襲世職爲尚藥尚食局提點世祖以  
故家子獨奇之謂他日可大用使在左右從征乃顏  
軍次杭海敵猝至帝令急擊之諸近侍見其勢盛多  
畏避禿堅不花即馳入其陣疾戰破走之擒其首將

以歸移軍哈罕大風晝晦敵兵千人鼓譟以進禿堅  
不花奮擊身被十餘瘡猶力戰復大破之帝奇其勇杭  
海叛者請降衆議以爲親犯王師宜誅之禿堅不花  
獨曰杭海本吾人或誘之以叛豈其本心哉且兵法  
殺降不祥宜赦之帝曰禿堅不花議是以此益知其  
可用陸同僉宣徽院事每論政帝前言直而氣不懾  
帝亦知其直令察宿衛之士有才器者以名聞所論  
薦數十人用之皆稱職時論歸之成宗即位諸侯王  
會于二京凡芻蕘宴享之節賜予多寡疏戚之分無  
一不當其意帝喜曰宣徽得禿堅不花足矣進同知

宣徽院事四年帝弗豫召入侍疾一食一飲必嘗乃進帝體既安賜錢不受解衣賜之嘗從巡幸禁中衛士感奮有所欲言帝命進而問之皆曰臣等宿衛有年矣日膳充歲賜以時者誠荷陛下厚恩亦由宣徽有能官禿堅不花其人也帝悅賜珠袍超拜宣徽使辭曰先臣服勤於茲三世矣位不過僉佐臣何敢有加於先臣乎帝嘉其退讓乃允其請九年北方乞祿倫部大雪奏買駝馬補其死損出衣幣於內府身往給之全活者數萬人還賜七寶笠十年帝病甚入侍疾愈謹及大漸以難將作揆以正義無所回撓武宗

入即位深嘉其忠進階榮祿大夫遙授平章政事商議宣徽院事行金復州新附軍萬戶府達魯花赤至大二年詔出金帛大賚北邊諸軍以禿堅不花明習事宜能不憚勞苦使即軍中與其帥月赤察兒定議而給之諸部大悅帝深器之拜宣徽使出內藏兼金帶賜之爲同官賈廷瑞所嫉廷瑞請以宣徽院爲門下省尚書省奏廷瑞擅易官制帝大怒欲殺之禿堅不花力諫不可帝曰賈廷瑞毀卿不直一錢卿何力言邪對曰廷瑞所坐不當死不敢以臣私隙誤陛下失刑廷瑞遂得免帝訪群臣以治道禿堅不花以爲

治國安民之實在於生財節用帝嘉納焉轉光祿大夫仁宗即位加金紫光祿大夫延祐四年朔方又被風雪爲災禿堅不花請賑之如大德時且出私家馬二百匹以爲助賜錢酬其價不受解御衣賜之托恩幸以求賞者輒抑弗予帖失王廷顯皆同官也帝賜帖失海船禿堅不花曰此軍國之所資上不宜賜下不宜受帝賜廷顯玉帶廷顯欲取太官羊錢一萬五千緡充其價又執不可於是怨之者衆七年以疾去官英宗即位帖失竟譖殺之後帖失以大逆伏誅事乃白贈推忠宣力守諫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二

柱國追封冀國公謚忠隱後進封冀安王加贈其曾祖昔刺推忠翊運功臣金紫光祿大夫太保進封絳國公祖丑妮子崇德劾節功臣儀同三司太傅柱國追封絳國公父虎林赤推誠宣力守德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進封臨汾王子班卜忽里台也速古禿忽赤皆至顯官

### 劉哈刺八都魯

劉哈刺八都魯河東人本姓劉氏家世業醫至元八年世祖駐蹕白海以近臣言得召見世祖謂其目有火光異之遂留侍左右初賜名哈刺斡脫赤十七年

擢太醫院管勾昔里吉叛宗王別里鐵穆而奉命往  
征之帝諭哈刺八都魯曰當行者多避事汝善醫復  
習騎射能從行乎對曰事君不辭難臣不行將何為  
即請授甲帝曰汝安用甲對曰臣願備一戰士帝曰  
醫汝事也甲不可得惟賜以環刀弓矢裘馬等物將  
行聞母疾請歸省帝命給驛而歸既見母不敢以遠  
役告母亦微知之謂曰汝第行我疾安矣遂即辭去  
忍淚不下而鼻血暴出數里弗止馳至王所一日獵  
於野有狐窟草中王射之不中哈刺八都魯一發中  
之王大喜王妃有疾與藥即愈王又喜奏為其府長史

及將戰從王請甲王曰上不與汝我何敢與因留之  
使領輜重哈刺八都魯不肯曰大丈夫當効命行陳  
乃守營帳如婦人耶見有甲者飲以酒高價取之明  
日被以往王望見其介而馳走使人問之免胄曰我  
也因慨然曰一人興善萬人可激我為萬人激耳中  
道三遇賊賊射之皆不中王喜甚解衣衣之曰此所  
以識也師次金山路隘頓兵未能進有使者云自脫  
忽王所來曰我受太祖分地守此不敢失凡上所使  
與昔里吉之過我者吾並飲食供給之無異心也且  
願見天子而道遠無援今聞王來甚喜得一見可乎

王以爲信左右曰此詐也脫忽所居要害殆與昔里吉爲耳目願勿聽乃羈其人遣兵間道窺之獲其游騎三十人訊之得其情知脫忽方飲酣遂出其不意進擊大敗之因獲昔里吉所遣使知其不爲備又乘勢進擊大破擒之王乃命哈刺八都魯獻俘行宮帝見其瘠甚輟御膳羊載以賜旣拜受先割其美者懷之帝問其故對曰臣始與母訣令歸母幸存請以君賜遺之帝嘉其志命自今凡賜之食必先賜其母以功授和林等處宣慰副使賜與甚厚二十三年陞同知宣慰司事二十四年又陞宣慰使二十五年海都

犯邊尚書省以和林屯糧當得知緩急輕重者掌其出納奏用怯伯帝曰錢穀非怯伯所知哈刺斡脫赤可使也進階嘉議大夫職如故使怯伯與俱二十六年海都兵至皇子北安王使報怯伯率其民避去怯伯與哈刺八都魯南行六日止八兒不刺距海都軍五六十里怯伯大懼曰事急矣不如順之哈刺八都魯語其弟欽祖榮祖曰怯伯有二心矣遂潛遁與探馬赤千戶忽刺思遇從騎百餘人問之忽刺思曰吾在海都軍中聞怯伯反宣慰脫身歸報天子我故追以來哈刺八都魯察其誠與之謀結陳乘高立於西



南令之曰吾將往責怯伯汝曹勿動見吾執弓而起  
即相應也既見怯伯怯伯盛言海都之令以威之哈  
刺八都魯詭辭自解得間疾趨忽刺思整陣以出怯  
伯遣騎來追屢拒却之道遇送軍裝者因護之至鹽  
海及入見帝喜曰人言汝陷賊乃能來耶命與酒饌  
顧謂侍臣曰譬諸畜犬得美食而棄其主怯伯是也  
雖未得食而不忘其主此人是也更其名曰察罕斡  
脫赤賜以鈔五千貫頓首辭謝乞以所賜與同來者  
帝特命受之而令中書定其同來者之賞有差二十  
七年遷正奉大夫河東山西道宣慰使奏曰臣累戰

而歸衣裘盡熨河東臣故鄉也願乞錦衣以爲榮帝  
以金織文衣賜之居二年召還帝諭之曰自此而北  
乃類故地曰阿八刺忽者產魚吾今立城而以兀連  
憨哈納思乞里吉里三部人居之名其城曰肇州汝  
往爲宣慰使仍別賜汝名曰小龍兒或曰哈刺八都  
魯汝可自擇之對曰龍非臣下所敢承帝曰然則哈  
刺八都魯可也復賜以繡衣玉帶及鈔五千貫其爲  
人主所眷注如此既至定市里安民居一日得魚九  
尾皆千斤遣使來獻俄召還三十一年春世祖崩太  
傅伯顏奉皇太后旨命之曰東方汝嘗鎮之今以屬

汝勿俟制命乃以爲咸平宣慰使元貞元年召爲御史中丞行至懿州病卒

### 石抹明里

石抹明里契丹人姓石抹世典內膳國制內膳爲近臣非篤敬素著者不得爲明里祖曷魯事太祖睿宗嘗求之於帝帝聽以其僚十人往勅之曰皇子方總兵關地朕輟爾以事之能以事朕之恭事之將用黃金覆周汝身矣顯懿莊聖皇后語憲宗世祖曰曷魯事太祖聖躬或小不豫其烹庖之精百倍平日汝兄弟當終始遇之睿宗嘗從太宗西征在道絕汲曷魯

晨起聚草上霜煮羹以進睿宗問曰何從得水因告之故師還賜金帛甚厚年八十卒中統初明里入見世祖令侍臣送明里於裕宗且曰明里朕親臣之子也今以事汝令典膳事已而世祖嘗命裕宗令從人十人來朕將行賞焉十人者至帝前四人列於明里上帝曰第五人非明理耶對曰然帝曰上之明里越一人立帝又曰更上之明理又越一人立帝曰止賜金紋衣一襲明里出侍臣以明里後來反居上相與耳語帝聞之曰明里之祖曷魯事太祖睿宗以及朕兄弟爾時汝輩安在願謂後來耶帝親討反者於北

方明里請備持矛師還第功賜白金百兩至元二十八年爲典膳令成宗即位加朝列大夫賜金帶又賜御衣一襲鈔萬五千貫詔曰明里舊臣其令諸子入宿衛可假禮部尚書進階嘉議大夫食尚書祿以老武宗即位詔曰明里夫婦歷事帝后保抱朕躬朕甚德之可特令明里榮祿大夫司徒其妻梅仙封順國夫人賜黃金二百五十兩白金千五百兩衣一襲仁宗在東宮語宮人曰昔朕有疾甚危徽仁裕聖皇后憂之梅仙守視不解帶者七十日今不敢忘其賜明里寶帶錦衣輿及四騾至大三年二月卒年六十有

九子皆顯貴

謝仲溫

謝仲溫字君玉豐州豐縣人父睦歡以貲雄鄉曲間大兵南下轉客兀刺城太祖攻西夏過其城睦歡與其帥迎降從攻西京睦歡力戰先登連中三矢仆城下太宗見而憐之命軍校拔其矢縛牛剗其腸裸而納諸牛腹中良久乃甦誓以死報每遇敵必身先之官至太原路金銀鐵冶達魯花赤仲溫豐順廣顛聲音洪亮略涉書史壬子歲見世祖於野狐嶺命備宿衛凡所行幸必在左右丙辰城上都仲溫爲工部提

領董其役帝曰汝但執梃雖百千人寧不懼汝耶已未大軍圍鄂令督諸將時守江軍士乏食仲溫教之習魚以充其食帝喜謂侍臣曰朕思不及此飲以駝乳他日不忘汝也一夕帝聞敵軍謹謀命警備仲溫奉繩床帝憑其肩以行至旦不能寐中統元年擢平陽太原兩路宣撫使二年改西京至元九年遷順德路總管時方用兵江淮有寡婦鬻鬻子以償轉輸之直仲溫出俸金贖還之十六年爲湖南宣慰使二十二年改淮東歲旱仲溫導白水塘溉民田公私賴焉三十年春入見帝曰汝非謝仲爲乎朕謂汝死矣從容語及攻鄂時事帝喜甚諭曰汝將復官乎朕當爲卿擇之對曰臣老矣無能爲也一子早亡惟有孫孛完幸陛下憐之即日命備宿衛大德六年卒年八十七子蘭江州達魯花赤先卒孫孛完承事郎冀寧等路管民提舉司達魯花赤

### 高鱗

高鱗字彥解渤海人世仕金祖彛徙居上黨父守忠國初爲千戶太宗九年從親王口溫不花攻黃州歿于兵鱗事世祖備宿衛頗見親幸至元初立燕王爲皇太子詔選才儁士充官屬以鱗掌藝文兼領中醞

宮衛監門事又監作皇太子宫規制有法帝嘉之錫以金幣廐馬因賜名失刺十八年授中議大夫工部侍郎行同知王府都總管府事十九年春皇太子從帝北幸時丞相阿合馬留守大都專權貪恣人厭苦之益都干王著與高和尚等因構變謀殺之三月十七日觴宿衛宮中西蕃僧二人至中書省言今夕皇太子與國師來建佛事省中疑之俾嘗出入東宮者雜識視之觴等皆莫識也乃作西蕃語詢二僧曰皇太子及國師今至何處二僧失色又以漢語詰之倉皇莫能對遂執二僧屬吏訊之皆不伏觴恐有變

乃與尚書忙兀兒張九思集衛士及官兵各執弓矢以備頃之樞密副使張易亦領兵駐宮外觴問果何為易曰夜後當自見觴固問乃附耳語曰皇太子來誅阿合馬也夜二鼓忽聞人馬聲遙見燭籠儀仗將至宮門其一人前呼啓關觴謂九思曰他時殿下還宮必以完澤賽羊二人先請得見二人然後啓關觴呼二人不應即語之曰皇太子平日未嘗行此門今何來此也賊計窮趨南門觴留張子政等守西門亟走南門伺之但聞傳呼省官姓名燭影下遙見阿合馬及左丞郝禎已被殺觴乃與九思大呼曰此賊也

叱衛士急捕之高和尚等皆潰去惟王著就擒黎明  
中丞也先帖木兒與觶等馳驛往上都以其事聞帝  
以中外未安當益嚴武備遂勞使遣亟還高和尚等  
尋皆伏誅二十二年遷嘉議大夫同知大都留守司  
事兼少傅監久之遷中奉大夫河南等路宣慰使卒  
年五十三

### 張九思

張九思字子有燕宛平人父滋薊州節度使至元二  
年九思入備宿衛裕皇居東宮一見竒之以父蔭當  
補外特留不遣江南既平宋庫藏金帛輸內府而分

授東宮者多置都總管府以主之九思以工部尚書  
兼府事十九年春世祖巡幸上都皇太子從丞相阿  
合馬留守妖僧高和尚千戶王著等謀殺之夜聚數  
百人爲儀衛稱太子入建德門直趨東宮傳令啓關  
甚遽九思適直宿宮中命主者不得擅啓關語在高  
觶傳賊知不可給循垣趨南門外擊殺丞相阿合馬  
左丞郝禎時變起倉卒且昏夜衆莫知所爲九思審  
其詐叱宿衛士併力擊賊盡獲之賊之入也矯太子  
命徵兵樞密副使張易易不加審遽以兵與之易既  
坐誅而刑官復論以知情將傳首四方九思啓太子

曰張易應變不審而授賊以兵死復何辭若坐以與  
謀則過矣請免傳首皇太子言於帝遂從之九思討  
賊時右衛指揮使顏進在行中流矢卒怨家誣爲賊  
黨將籍其孥九思力辯之得不坐阿合馬旣敗和禮  
霍孫拜右丞相中書庶務更新省部用人多所推薦  
是年冬立詹事院以九思爲丞遂舉名儒上黨宋道  
保定劉因曹南夾谷之奇東平李謙分任東宮官屬  
二十二年皇太子薨朝議欲罷詹事院九思抗言曰  
皇孫宗社人心所屬詹事所以輔成道德者也柰何  
罷之衆以爲允三十年進拜中書左丞兼詹事丞明  
年世祖崩成宗嗣位改詹事院爲徽政以九思爲副  
使十一月進資德大夫中書左丞會修世祖裕宗實  
錄命九思兼領史事大德二年拜榮祿大夫中書平  
章政事五年加大司徒六年進階光祿大夫薨年六  
十一子金界奴光祿大夫河南省右丞

### 王伯勝

王伯勝霸州文安人兄伯順給事內廷爲世祖所親  
幸因以伯勝入見命使宿衛時伯勝年十一廣顙巨  
鼻狀貌屹然帝顧謂伯順曰此兒當勝卿可名伯勝  
帝嘗沃盥水溫冷甚稱旨問進水爲誰內侍李邦寧

曰伯勝帝曰此兒他日必知爲政達人情矣至元二十五年從征乃頗以功授朝列大夫拱衛直都指揮使元貞元年賜金虎符進階嘉議大夫成宗即位復進通議大夫初拱衛直隸教坊衛卒多市井無賴竄名宿衛及伯勝爲指揮使乃盡募良家子易之五年扈從上都天久雨夜聞城西北有聲如戰鬩然伯勝率衛卒百人出視之乃大水暴至立具畚鍤集土石擅瀾以塞門分決壕隍以泄其勢至旦始定而民弗知丞相完澤以聞帝嘉之九年以侍成宗疾忤安西王出爲大寧路總管伯順亦出爲梁王傅武宗即位

召拜通奉大夫也可扎魯花赤刑部尚書至大二年加右丞明年進銀青榮祿大夫大都留守兼火府監初大都土城歲必衣葦以禦雨日久土益堅勞費益甚伯勝奏罷之仁宗立正百官品秩降授資德大夫尋復陞榮祿大夫拜遼陽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遼陽省治懿州州弊陋民不知學伯勝始至爲增郡學弟子負擇賢師以教之使客至無所舍皆館于民民苦之伯勝乃擇隙地爲館廡度閑田百頃募民耕種以廩餼之歲大旱伯勝齋戒以禱禱畢即雨人謂之平章雨延祐二年召爲大都留守遼陽民狀其行



事言於中書乞留伯勝不報民涕泣而去三年特授  
銀青榮祿大夫至治二年賜金虎符授武衛親軍都  
指揮使兼大都屯田事仍大都留守奉詔監修文武  
樓初咸寧殿建太廟泰定三年冬以疾卒賜諡忠宣  
力保惠功臣太保金紫光祿大夫上柱國追封荊國  
公謚忠敏長子恪初名安童累官至兵部尚書南臺  
治書侍御史僉宣徽院事次馬兒以宣武將軍襲武  
衛親軍都指揮使孫善果襲伯順官至大司徒

列傳卷五十六

列傳卷第五十七

元史一百六十

翰林學士董若制纂修皇朝通志翰林待製高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臣王禮等奉

勅修

尚文

尚文字周卿世為祁州深澤人後徙保定遂占籍焉  
文幼穎悟負奇志張文謙宣撫河東參政王椅薦其  
才遂辟掌書記未幾西夏行中書省復辟之至元六  
年始立朝儀太保劉秉忠言於世祖詔文與諸儒採  
唐開元禮及近代禮儀之可行於今者斟酌損益凡  
文武儀仗服色差等皆文掌焉七年春二月朝儀成

百官肄習帝臨觀之大悅遂爲定制冬十一月立侍儀司擢右直侍儀使轉司農都事十七年出守輝州時河朔大旱輝獨以禱得雨境內大稔懷孟民馬氏宋氏誣伏殺人積歲獄不能決提刑使者命文獻以論報文推迹究情得獄吏獄卒羅織狀兩獄皆釋十九年進戶部郎中奏罷懷衛竹稅提舉司民便之二十二年除御史臺都事行臺御史上封事言上春秋高宜禪位皇太子太子聞之懼中臺祕其章不發荅即古阿散等知之請收內外百司吏案大索天下埋沒錢糧而實欲發其事乃悉拘封御史臺吏案文拘

留祕章不與荅即古聞于帝命宗正薛徹干取其章文曰事急矣即白御史大夫曰是欲上危太子下陷大臣流毒天下之民其謀至奸也且荅即古乃阿合馬餘黨誠罪狼籍宜先發以奪其謀大夫遂與丞相議即入言狀帝震怒曰汝等無罪耶丞相進曰臣等無所逃罪但此輩名載刑書此舉動搖人心宜選重臣爲之長庶靖紛擾帝怒稍解可其奏旣而荅即古受人金與其黨竟坐姦賊論死其機實自文發之陞大司農丞轉少卿遷吏部侍郎改江南湖北道肅政廉訪使二十一年召爲刑部尚書元貞初拜中臺侍

御史時行臺御史及浙西憲司劾江淞行省平章不法者十七事制遣文往詰之左驗明著猶力爭不服文以上聞平章乃言御史違制取會防鎮軍數成宗命省臺大臣雜議咸曰平章勲臣之後所犯者輕事宜宥御史取會軍數法當死文抗言平章罪狀明白不受簿責無人臣禮其罪非輕御史糾事之官因兵卒爭愬責其帥如籍均役情無害法即有罪亦輕廷辯數四與省臺入奏帝意始悟平章御史各杖遣之其守正不阿類如此元貞二年建言治平之世不宜數赦不急之役宜且停罷歲為成宗所嘉納授河北

河南肅政廉訪使大德元年河決蒲口臺檄令文按視防河之策文建言長河萬里西來其勢湍猛至孟津而下地平土疏移徙不常失禹故道為中國患不知幾千百年矣自古治河處得其當則用力少而患遲事失其宜則用力多而患速此不易之定論也今陳留抵睢東西百有餘里南岸舊河口十一已塞者二自涸者六通川者三岸高於水計六七尺或四五尺北岸故堤其水比田高三四尺或高下等大槩南高於北約八九尺堤安得不壞水安得不北也蒲口今決千有餘步迅疾東行得河舊瀆行二百里至歸

德橫堤之下復合正流或強湮遏上決下潰功不可成揆今之計河西郡縣順水之性遠築長垣以禦泛濫歸德徐邳民避衝潰聽從安便被患之家宜於河南退灘地內給付頃畝以爲永業異時河決他所者亦如之信能行此亦一時救荒之良策也蒲口不塞便朝廷從之會河朔郡縣山東憲部爭言不塞則河北桑田盡爲魚鱉之區塞之便帝復從之明年蒲口復決塞河之役無歲無之是後水北入復河故道竟如文言三年調山東憲使歷行省參知政事行御史臺中丞七年召拜資善大夫中書左丞瀾西饑發廩

不足募民入粟補官以賑之山東歲凶盜賊竊發出鈔八百五十餘萬貫以弭之選十道使者奏請巡行天下問民疾苦又奏斥罷南方白雲宗與民均事賦役西域賈人有奉珍寶進售者其價六十萬錠省臣平章顧謂文曰此所謂押忽大珠也六十萬酬之不爲過矣一坐傳玩文問何所用之平章曰含之可不渴熨面可使目有光文曰一人含之千萬人不渴則誠寶也若一寶止濟一人則用已微矣吾之所謂寶者米粟是也一日不食則飢三日則疾七日則死有則百姓安無則天下亂以功用較之豈不愈於彼乎

平章固請觀之文竟不爲動年六十九因疾告老而歸十年拜昭文館大學士中書右丞商議中書省事召不起武宗仁宗之世屢延致訪以國事賜燕及金帛有加進階自光祿大夫轉銀青榮祿大夫仍中書左丞丐還田里延祐六年拜太子詹事使三往乃起仁宗命盡言以教太子待以殊禮泰定三年以中書平章政事致仕明年卒于家年九十二

申屠致遠

申屠致遠字大用其先汴人金末從其父義徙居東平之壽張致遠肄業府學與李謙孟祺等齊名世祖

南征駐兵小濮荆湖經畧使乞寔力台薦爲經畧司知事軍中機務多所謨畫師還至隨州所俘男女致遠悉縱遣之至元七年崔斌守東平聘爲學官十年御史臺辟爲掾不就授太常太祝兼奉禮郎帝遣太常卿李羅問毛血之薦致遠對曰毛以告純血以告新禮也宋平焦友直楊居寬宣慰兩浙舉爲都事首言宋圖籍宜上之朝江南學田當仍以贍學行省從之轉臨安府安撫司經歷臨安改爲杭州遷總管府推官宋駙馬揚鎮從子玠節家富於貲守歲吏姚溶竊其銀懼事覺誣玠節陰與宋廣益二王通有司榜

咎誣服獄具致遠讞之得其情溶服辜玠節以賄爲  
謝致遠怒絕之杭人金淵者欲冒籍爲儒儒學教授  
彭宏不從淵誣宏作詩有異志揭書于市邏者以上  
致遠察其情執淵窮詰罪之屬縣械反者十七人訊  
之蓋因寇作以兵自衛實非反者皆得釋西僧楊璉真  
加作浮圖于宋故宫欲取高宗所書九經石刻以築  
基致遠力拒之乃止改壽昌府判官時寇盜竊發加  
之造征日本戰船遠近騷然致遠設施有方衆賴以  
安二十年拜江南行臺監察御史江淮行省宣使郊  
顯李兼翹平章忙兀台不法有詔勿問仍以顯等付

忙兀台鞠之繫于獄必抵以死致遠慮囚浙西知其  
寃狀將縱之忙兀台脅之以勢致遠不爲動親脫顯  
等械使從軍自贖桑哥當國治書侍御史陳天祥使  
至湖廣劾平章要束木桑哥摘其疏中語誣以不道  
奏遣使往訊之天祥就逮時行臺遣御史按部湖廣  
咸憚之莫敢往致遠慨然請行比至累章極論之桑  
哥方促定天祥罪會致遠章上桑哥氣沮江西行省  
平章馬合謀於商稅外橫加徵取忽辛籍鄉民爲匠  
戶轉運使盧世榮榷茶牟利致遠并劾之又言占城  
日本不可涉海遠征徒費中國銓選限以南北優苦

元史列傳卷五十一  
不均宜考其殿最量地遠近定爲立制則銓衡平而  
吏弊革他如罷香莎米施竹課禁設司獄官醫學職  
負皆致遠發之二十八年丁父憂起復江南行臺都  
事以終制辭二十九年僉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司  
事未至移疾還元貞元年纂修世祖實錄召爲翰林  
待制不赴大德二年僉淮西江北道肅政廉訪司事  
行部至和州得疾卒致遠清修苦節耻事權貴聚書  
萬卷名曰墨莊家無餘產教諸子如師友所著忍齋  
行藁四十卷釋真通禮三卷杜詩纂例十卷集驗方  
十二卷集古印章三卷子七人伯騏徵事郎嶺北湖

南道肅政廉訪司知事驥驪俱爲學官駟奉政大夫  
兵部員外郎

雷膺

雷膺字彥正渾源人父淵金監察御史膺生七歲而  
孤金末母侯氏挈膺北歸渾源艱險備嘗織紝以爲  
業課膺讀書膺篤志於學事母以孝聞太宗時詔郡  
國設科選試凡占儒籍者復其家膺年甫弱冠得與  
其選愈自砥礪遂以文學稱丞相史天澤鎮真定辟  
爲萬戶府掌書記世祖即位初置十路宣撫司詔選  
耆舊使副子弟爲僚屬授膺大名路宣撫司員外郎

中統二年翰林承旨王鶚王磐薦膺為翰林脩撰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五年調陝西西蜀四川按察司參議至元二年改陝西五路轉運司諮議四年用兵于蜀佩金符參議左壁總帥府事師還陞承務郎同知恩州事憲府表薦其能遂入拜監察御史首以正君心正朝廷百官為言又斥聚斂之臣不宜侏相十一年加奉議大夫僉河東山西道提刑按察司事以稱職聞十四年進朝列大夫山南湖北道提刑按察副使是時江南新附諸將市功且利俘獲往往濫及無辜或強籍新民以為奴隸膺出令得還為民

者以數千計十八年轉淮西江北道提刑按察副使以母老辭二十年遷行臺侍御史奉母之官分司湖廣江西奏劾按察使二人及行省官吏之不法者二十二年丁母憂去官明年起復授中議大夫江南瀾西道提刑按察使時蘇湖多雨傷稼百姓艱食膺請于朝發廩米二十萬石賑之江淮行省以發米太多議存三之一膺曰布宣皇澤惠養困窮行省臣職耳豈可效有司出納之吝耶行省不能奪悉給之時年六十二即致仕歸老于山陽二十九年徵拜集賢學士成宗即位朝會上都召諸故老諮詢國政膺為稱



首多所建白一日延見便殿奏對稱旨賜白玉帶環  
一明年賜鈔五千貫進秩二品大德元年夏六月以  
疾卒于京師年七十三贈通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  
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馮翊郡公謚文穆子  
肇順德路總管府判官孫豫南陽府穰縣尹

### 胡祗適

胡祗適字紹開磁州武安人少孤既長讀書見知於  
名流中統初張文謙宣撫大名辟員外郎明年入為  
中書詳定官至元元年授應奉翰林文字尋兼太常  
博士調戶部員外郎轉右司員外郎尋兼左司時阿

合馬當國進用群下官冗事煩祗適建言省官莫如  
省吏省吏莫如省事以是忤權奸出為太原路治中  
兼提舉本路鐵冶將以歲賦不辦責之及其蒞職乃  
以最聞改河東山西道提刑按察副使宋平為荆湖  
北道宣慰副使有佃民訴其田主謀為不軌者祗適  
察其寃坐告者十九年為濟寧路總管上八事於樞  
府言軍政曰役重曰逃戶曰貧難曰正身入役曰偽  
署文牒曰官吏保結曰有名無實曰合併偏頗樞府  
是之以其言著為定法濟寧移治鉅野縣自國初經  
兵戈其廢已久民居未集風俗朴野祗適選郡子弟

擇師教之親爲講論期變其俗久之治効以最稱升  
山東東西道提刑按察使所至抑豪右扶寡弱以敦  
教化以厲士風民有父子兄弟相訟者必懇切諭以  
天倫之重不獲已則繩以法召拜翰林學士不赴改  
江南淞西道提刑按察使未幾以疾歸二十九年朝  
廷徵耆德者十人祇遁爲之首以疾辭三十年卒年  
六十七延祐五年贈禮部尚書謚文靖子持太常博  
士

王利用

王利用字國賓通州潞縣人遼贈中書令太原郡公

籍之七世孫高祖以下皆仕金利用幼穎悟弱冠與  
魏初同學遂齊名諸名公交口稱譽之初事世祖於  
潛邸中書辟爲掾辭不就中統初命監鑄百司印章  
歷太府內藏官出爲山東經略司詳議官遷北京奧  
魯同知歷安肅汝蠡趙四州知州入拜監察御史薊  
州有禁地民不得射獵其中邏者誣州民冒禁籍其  
家利用糾之邏者訴于上利用辨愈力得以所沒入  
悉歸之民擢翰林待制兼興文署奉旨程試上都隆  
興等路儒士陞直學士與耶律鑄同修實錄出爲河  
東陝西燕南三道提刑按察副使四川提刑按察使

四川土豪有持官府長短者問得其實而當以罪民  
賴以安都元帥塔海抑巫山縣民數百口爲奴民屢  
訴不決利用承檄覈問盡出爲民大德二年改安西  
興元兩路總管其在興元減職田租額站戶之役於  
他郡者悉除之民甚便焉有婦毒殺其夫問藥所從  
來吏教婦指爲富商所貨獄上利用曰家富而貨毒  
藥豈人情哉訊之果寃也未幾致仕居漢中成宗朝  
起爲太子賓客首以切於時政者疏上十七事曰謹  
畏天戒取法祖宗孝事母后敬奉至尊撫愛百姓敦  
本抑末清心聽政寡欲養身酒宜節飲財宜節用有

功必賞有罪必罰杜絕讒言求納直諫官職量材而  
授工役相時而動俾近侍時赴經筵講讀經史帝及  
太子嘉納之皇后聞之命錄別本以進利用以老病  
不能朝帝遣醫診視之利用謂弟利貞利亨曰吾受  
國厚恩愧不能報死生有命藥不能爲也遂卒年七  
十七利用每自言平生讀書於恕字有得焉廉希憲  
當時名相簡重慎許可嘗語人曰方今文章政事兼  
備者王國賓其人也武宗即位以官僚舊臣制贈榮  
祿大夫柱國中書平章政事封潞國公謚文貞

暢師文

暢師文字純甫南陽人祖淵贈中順大夫上騎都尉  
魏郡伯父訥有詩名注地理指掌圖仕爲汴幕官贈  
太中大夫上輕車都尉魏郡侯師文幼警悟家貧無  
書手錄口誦過目輒不忘弱冠謁許衡與衡門人姚  
燧高凝皆相友善至元五年陳時政十六策丞相安  
童竒其才辟爲右三部令史十二年丞相伯顏攻宋  
選爲掾屬從定江南及歸舟中惟載書籍而已十三  
年編平宋事蹟上之十四年除東川行樞密院都事  
盡心贊畫多所裨益十六年安西王承制改四川北  
道宣慰司經歷尋除承直郎潼川路治中修府舍發

地得銀五十錠同僚分師文十錠不受用以修廟學  
及傳舍餘作酒器給公用十九年承制改同知保寧  
路事治尚平簡反側以安二十二年僉西蜀四川道  
提刑按察司事二十三年拜監察御史糾劾不避權  
貴上所纂農桑輯要書二十四年遷陝西漢中道巡  
行勸農副使置義倉教民種藝法二十八年改僉陝  
西漢中道提刑按察司事時更提刑按察司爲肅政  
廉訪司就僉本道肅政廉訪司事黜姦舉才咸服其  
公三十一年徙山南道松滋枝江有水患歲發民防  
水往返數百里苦於供給師文以江水安流悉罷其

元史列傳卷五十三  
三  
役駙馬亦都護家人怙勢不法師文治其甚惡者流  
之大德二年改山東道入爲國子司業七年出爲陝  
西行中書省理問官決滯獄不少阿徇頃之以疾家  
居九年擢陝西漢中道肅政廉訪副使又以疾不赴  
十年改太常少卿轉翰林侍讀學士朝請大夫知制  
誥同修國史至大元年修成宗實錄賜鈔壹百定不  
受時制作多出其手二年加少中大夫三年請補外  
任除太平路總管時大旱師文捐俸致禱不數日澍  
雨大降遂爲豐年當塗人坐殺牛祈雨囚繫者六十  
餘人師文憫而出之公田米積之盈屋曰我家幾人

能盡食此乎呼貧士及細民恣其取去廉訪分司官  
前後至者必先謁師文稱爲先生師文在任未久境  
內晏然皇慶二年復召爲翰林侍讀學士中奉大夫  
知制誥同修國史奉旨撰王勃成道記序等文賜銀  
貳錠不受除燕南河北道肅政廉訪使以病去官延  
祐元年徵拜翰林學士資德大夫行至河南復以病  
歸襄陽四年秋八月考河南鄉試歸次襄縣卒于傳  
舍年七十一葬襄陽峴山泰定二年贈資政大夫河  
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魏郡公謚  
文肅後至元八年加贈推忠守正亮節功臣三子長

元史列傳卷三十三  
十三  
曰篤仕至太中大夫江東道肅政廉訪副使

張炤

張炤字彥明濟南人父信以商賈起家貲雄於鄉壬辰歲饑出粟賑貸鄉人賴以全活炤幼穎悟力學始補吏濟南上計壽陽行省有積年勾考未輸銀一十萬五千兩炤條陳利害切至遂獲免徵民得無擾中統元年辟爲中書省掾俄遷右司提控案牘四年出爲山東東路大都督府員外郎至元四年轉陝西五路西蜀四川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八年進階奉訓大夫知兗州事時州境亢旱吏民懇禱不雨炤始至

甘雨露足聞屬邑有桀黠吏挾官府肆爲暴橫炤繩之以法杖出境外民害遂息十一年改授淮西等路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丞相阿塔海領軍進攻瓜洲鎮江炤運糧儲給戰具凡二年贊畫之力居多十三年揚州未下丞相阿朮提兵攻之五月宋將李庭芝棄城遁泰州炤領兵迫揚州城下躬往招諭制置朱煥以城降庭芝亦就擒炤傳檄未下州郡皆望風款附從阿朮入覲世祖賜錦衣鞍勒十三年陞太中大夫揚州路總管府達魯花赤商議行中書省事佩金虎符時行省在揚州據南北要津炤撫綏勞來上下

安之十六年改鎮江路總管府達魯花赤謝病歸購書八萬卷以萬卷送濟南府學資教育二十一年起為東昌路總管蒞政二年吏民畏服以治最稱二十五年卒年六十四延祐五年贈太中大夫東昌路總管追封清河郡侯謚敬惠子用中沂州山場同提舉

袁裕

袁裕字仲寬洛陽人幼孤從兄避難聊城因家焉稍長嗜學中統初由聊城縣丞辟中書右司掾始建言給重囚衣糧醫藥免籍其孥產止令出焚瘞錢後著為令順天路民王住兒因闕誤殺人其母年七十言

於朝曰妾寡且老恃此兒以為生兒死則妾亦死矣裕言於執政曰因誤殺人情非故犯當矜其母乞宥之執政以聞帝從之囚得免死南京總管劉克興掠良民為奴隸後以矯制獲罪當籍孥產之半裕言于中書止籍其家奴隸得復為民者數百至元六年遷開封府判官洧川縣達魯花赤貪暴盛夏役民捕蝗禁不得飲水民不勝忿擊之而斃有司當以大逆寘極刑者七人連坐者五十餘人裕曰達魯花赤自犯衆怒而死安可悉歸罪於民議誅首惡者一人餘各杖之有差部使者錄囚至縣疑其大寬裕辨之益力遂

陳其事狀于中書刑曹竟從裕議八年拜監察御史  
俄有旨授西夏中興等路新民安撫副使兼本道巡  
行勸農副使奉直大夫佩金符時徙鄠民萬餘于西  
夏有司雖與廩食而流離顛沛猶多裕與安撫使獨  
吉請于朝計丁給地立三屯使耕以自養官民便之  
又言西夏羗渾雜居驅良莫辨宜驗已有從良書者  
則爲良民從之得八千餘人官給牛具使力田爲農  
十三年進甘州等路宣撫副使兼西夏中興等路新  
民安撫副使明年移鎮甘州十八年調南陽知府明  
年召拜刑部侍郎出爲順德路總管郡有鐵冶提舉

張鑑無子買妾其妻妬而殺之裕捕其妻訊之服辜  
裕用法平允而疾惡不少貸如此二十一年卒于官  
年五十九裕以其兄有鞠育之恩令其子師愈推蔭  
兄子仁師愈後仕至侍御史

張昉

張昉字顯卿東平汶上人父汝明金大安元年經義  
進士官至治書侍御史昉性縝密遇事敢言確然有  
守以任子試補吏部令史金亡還鄉里嚴實行臺東  
平辟爲掾鄉人有執左道惑衆謀不軌者事覺逮捕  
誣誤甚衆諸僚佐莫敢言昉獨別白出數百人實才



之進幕職時兵後吏曹雜進不習文法東平轄郡邑  
五十四民衆事繁簿書填委漫無統紀昉坐曹躬閱  
案牘左酬右答咸得其當事無留滯初有將校死事  
以弟襲其職者至是革去昉辨明復之持金夜饋昉  
昉却之慙謝而去同里張氏以絲五萬兩寄昉家而  
他適俄而昉家被火家人惶駭走避貨用悉焚惟力  
完所寄絲付張氏乙卯權知東平府事以疾辭家居  
養母中統四年參知中書省事商挺鎮巴蜀表爲四  
川等處行樞密院參議至元元年入爲中書省左右  
司郎中甄別能否公其黜陟人無怨言三年遷制國  
用使司郎中制司專職財賦時宰領之倚任集事尤  
號煩重昉竭誠贊畫出納惟謹賦不加歛而國用以  
饒四年丁內憂哀毀踰制尋詔起復錄囚東平多所  
平反七年轉尚書省左右司郎中九年改中書省左  
司郎中昉有識慮損益古今裁定典憲時皆宜之名  
爲稱職十一年兵刑部尚書上疏乞骸骨致其事  
卒贈中奉大夫叅知政事追封東平郡公謚莊憲子  
克適平陰縣尹孫振祕書著作郎揆中書省左司都  
事拱常德路蒙古學教授

郝彬

郝彬字景文霸州信安人也世祖初年十六充太子宿衛擢揚州路治中宋末鄞縣賊顧閏聚衆海島時出攻剽宋羈縻以官內附後益橫侵揚州境彬討禽之泰興人有被殺二年而捕賊不獲者吏誣平人獄已具彬疑其誣讞之果得真賊御史薦彬同知淮西道宣慰司事覈戶版理屯田諸廢修舉江淮財賦總管府掌東宮田賦其官屬皆從詹事院奏授不隸中書往往爲姦利誅求無厭彬爲總管入見請受憲司糾察以革私弊罷所隸六提舉司以蘇民瘼從之遂罷其四國家經費鹽利居十之八而兩淮鹽獨當天

下之半法日以壞以彬行戶部尚書經理之彬請度舟楫所通道皇所均建六倉煮鹽于場運積之倉歲首聽群商於轉運司探倉籌定其所乃買券又定河商江商市易之不如法者著爲法入爲工部尚書改戶部尚書拜中書參知政事俄免歸尚書省立拜參知政事辭不獲命同列務生事要功殺無罪之人彬積誠意開引或從或違橫不可制命兼大司徒不拜仁宗在東宮彬懇辭至力因稱疾篤時相強起之至奏重賜以餌之彬不爲動議罪之罪無從得彬堅卧一榻至數月尚書省臣皆得罪彬不與焉家居七年足

跡未嘗一出門外仁宗思之以爲大司農卿未幾謝病延祐七年三月卒

### 高源

高源字仲淵晉州人高祖揖爲州法吏用法公平父汝霖爲真定廉訪司照磨使東平道高唐遇盜死源幼力學事母孝補縣吏中統初擢衛輝路知事累陞齊河縣尹有遺愛去官十年民猶立碑頌之遷行臺都事僉江南浙西道提刑按察司事劾常州路達魯花赤馬怒奪民田及他不法事怒懼走賂權臣阿合馬以他事誣源既繫獄一日忽釋之莫知所由先時

源所居隣里多阿合馬姻戚素知源事母至孝至是聞源坐非辜悉詣阿合馬曰源孝子也非但我知之天必知之况媒孽之罪非實若妄殺源悖天不祥阿合馬感悟得不死尋除河間等路都轉運副使撫治有條竈戶逃者皆復業常歲外羨餘幾十萬緡至元二十四年爲江東道勸農營田使二十八年遷都水監開通惠河由文明門東七十里與會通河接置閘七橋十二人蒙其利授同知湖南南道宣慰司事卒年七十七子夢弼良弼公弼

### 楊湜

跡未嘗一出門外仁宗思之以爲大司農卿未幾謝病延祐七年三月卒

高源

高源字仲淵晉州人高祖揖爲州法吏用法公平父汝霖爲真定廉訪司照磨使東平道高唐遇盜死源幼力學事母孝補縣吏中統初擢衛輝路知事累陞齊河縣尹有遺愛去官十年民猶立碑頌之遷行臺都事僉江南浙西道提刑按察司事劾常州路達魯花赤馬恕奪民田及他不法事恕懼走賂權臣阿合馬以他事誣源既繫獄一日忽釋之莫知所由先時

源所居隣里多阿合馬姻戚素知源事母至孝是聞源坐非辜悉詣阿合馬曰源孝子也非但我知之天必知之况媒孽之罪非實若妄殺源悖天不祥阿合馬感悟得不死尋除河間等路都轉運副使撫治有條竈戶逃者皆復業常賦外羨餘幾十萬緡至元二十四年爲江東道勸農營田使二十八年遷都水監開通惠河由文明門東七十里與會通河接置閘七橋十二人蒙其利授同知湖南道宣慰司事卒年七十七子夢弼良弼公弼

楊湜

楊湜字彥清真定藁城人習章程學工書筭始以府吏遷檢法中統元年辟爲中書掾與中山楊珍無極楊卞齊名時人以三楊目之中書省初立國用不足湜論鈔法宜以權貨制國用朝廷從之因俾掌其條制四年授益都路宣慰司諮議遷左司提控掾請嚴賊吏法至元二年除河南大名諸處行中書省都事三年立制國用司總天下錢穀以湜爲員外郎佩金符改宣徽院參議湜計帑立籍具其出入之筭每月終上之遂定爲令加諸路交鈔都提舉上鈔法便宜事謂平準行用庫白金出入有偷濫之弊請以五十兩

鑄爲錠文以元寶用之便七年改制國用司爲尚書省拜戶部侍郎仍兼交鈔提舉時用壬子舊籍定民賦役之高下湜言貧富不常歲久浸易其可以昔時之籍而定今之賦役哉廷議善之因俾第其輕重人以爲平湜心計精析時論經費者咸推其能焉子克忠安豐路總管孫貞

### 吳鼎

吳鼎字鼎臣燕人至元十七年見裕宗於東宮命入宿衛二十五年授織染雜造局總管府副總管後積官至禮部尚書宣徽副使大德十一年山東諸郡饑詔

鼎往賑之朝廷議發米四萬石鈔折米一萬石鼎謂同使者曰民得鈔將何從易米同使者曰朝議已定恐不可復得鼎曰人命豈不重於米耶言于朝卒從所請至大元年改正奉大夫保定路總管時皇太后欲幸五臺言者請開保定西五迴嶺以取捷徑遣使即鼎使視地形計工費鼎言荒山斗入人迹久絕非乘輿所宜往還報太后喜為寢其役三年召授資善大夫同知中政院事兩浙財賦隸中政者鉅萬計前往者率多取其贏鼎治之一無私焉浙有兩富豪曰朱張家多貸與民錢其後兩家誅沒而券之已償者

亦入于官官唯驗券徵理民不能堪鼎力為辨白始獲免四年改京畿漕運使皇慶二年特旨復僉宣徽院事四月進資政大夫崇祥院使延祐三年卒年五十有三贈祭祿大夫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薊國公謚孝敏

### 梁德珪

梁德珪字伯溫大興良鄉人初給事昭睿順聖皇后官令習國語通奏對年十一見世祖至元十六年為中書左司員外郎俄陞郎中六遷至參議尚書省事至元三十一年執政入奏事帝詢其曲折不能對德

珪從旁辯析明白通暢帝大悅拜參知政事在省日  
久凡錢穀出納之制銓選進退之宜諸藩賜予之節  
命有驟至不暇閱簡牘同列莫知措辭德珪數語即  
定間遇疑事則曰某事當如某律某年嘗有此旨驗  
之皆然北京地震帝閱州郡報囚之數怪其過多德  
珪方在右司詔問焉對曰當國者急於徵索蔓延收  
繫以致此爾帝感悟爲大赦中外逋負民賴以蘇大  
德間成宗即位一遵祖武廟堂以安靜爲治求進者  
不得逞其志朋聚興怨掖事中傷德珪會帝有疾言  
者盛氣致結德珪以位居執政不受凌轢慷慨引咎  
遂安置湖廣帝疾愈問知之召使復位既至帝問卿  
安在德珪涕泣不能語賜酒饌使往拜其母因以氣  
疾乞骸骨歸大德八年九月卒於家年四十有六

列傳卷第五十七

列傳卷第五十八

元史一百六十一

翰林學士大夫知制誥兼修

國史編修官直學士奉

勅修

劉因

劉因字夢吉保定容城人世為儒家五世祖琮生敦武校尉臨洮府錄事判官昉昉生奉議大夫中山府錄事俱俱生秉善金貞祐中南徙其第國寶登興定進士第終奉直大夫樞密院經歷秉善生述述因之父也歲壬辰述始北歸刻意問學邃性理之說好長嘯中統初左三部尚書劉肅宣撫真定辟武邑令以



疾辭歸年四十未有子嘆曰天果使我無子則已有子必令讀書因生之夕迷夢神人馬載一兒至其家曰善養之既覺而生乃名曰駟字夢驥後改今名及字因天資絕人三歲識書日記千百言過目即成誦六歲能詩七歲能屬文落筆驚人甫弱冠才器超邁日閱方冊思得如古人者友之作希聖解國子司業硯彌堅教授真定因從之游同舍生皆莫能及初爲經學究訓詁疏釋之說輒嘆曰聖人精義殆不止此及得周程張邵朱呂之書一見能發其微曰我固謂當有是也及評其學之所長而曰邵至大也周至精

也程至正也朱子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也其高見遠識率類此因蚤喪父事繼母孝有父祖喪未葬投書先友翰林待制楊恕憐而助之始克襄事因性不苟合不妄交接家雖甚貧非其義一介不取家居教授師道尊嚴弟子造其門者隨材器教之皆有成就公卿過保定者衆聞因名往往來謁因多遜避不與相見不知者或以爲傲弗恤也嘗愛諸葛孔明靜以脩身之語表所居曰靜脩不忽木以因學行薦于朝至元十九年有詔徵因擢承德郎右贊善大夫初裕皇建學官中命贊善王恂教近侍子弟恂卒廼

命因繼之未幾以母疾辭歸明年丁內艱二十八年  
詔復遣使者以集賢學士嘉議大夫徵因以疾固辭  
且上書宰相曰因自幼讀書接聞大人君子之餘論  
雖他無所得至如君臣之義自謂見之甚明如以日  
用近事言之凡吾人之所以得安居而暇食以遂其  
生聚之樂者是誰之力與皆君上之賜也是以凡我  
有生之民或給力役或出知能亦必各有以自效焉  
此理勢之必然亘萬古而不可易而莊周氏所謂無  
所逃於天地之間者也因生四十三年未嘗效尺寸  
之力以報國家養育生成之德而恩命連至因尚敢

偃蹇不出貪高尚之名以自媚以負我國家知遇之  
恩而得罪於聖門中庸之教也哉且因之立心自幼  
及長未嘗一日敢爲崖岸卓絕甚高難繼之行平昔  
交友苟有一日之雅者皆知因之此心也但或者得  
之傳聞不求其實止於蹤跡之近似者觀之是以有  
高人隱士之目惟閣下亦知因之未嘗以此自居也  
向者先儲皇以贊善之命來召即與使者俱行再奉  
旨令教學亦即時應命後以老母中風請還家省視  
不幸彌留竟遭憂制遂不復出初豈有意於不仕邪  
今聖天子選用賢良一新時政雖前日隱晦之人亦

將出而仕矣况因平昔非隱晦者邪况加以不次之寵處之以優崇之地邪是以形留意徃命與心違病卧空齋惶恐待罪因素有羸疾自去年喪子憂患之餘繼以疝瘡歷夏及秋後雖平復然精神氣血已非舊矣不意今歲五月二十八日瘡疾復作至七月初二日蒸發舊積腹痛如刺下血不已至八月初偶起一念自歎旁無期功之親家無紀綱之僕恐一旦身先朝露必至累人遂遣人於容城先人墓側修營一舍儻病勢不退當居處其中以待盡遣人之際未免感傷由是病勢益增飲食極減至二十一日使者持

恩命至因初聞之惶怖無地不知所措徐而思之竊謂供職雖未能扶病而行而恩命則不敢不扶病而拜因又慮若稍涉遲疑則不惟臣子之心有所不安而蹤跡高峻已不近於人情矣是以即日拜受留使者候病勢稍退與之俱行遷延至今服療百至略無一效乃請使者先行仍令學生李道恒納上鋪馬聖旨待病退自備氣力以行望閣下俯加矜憫曲爲保全因實踈遠微賤之臣與惟幄諸公不同其進與退苦非難處之事惟閣下始終成就之書上朝廷不強致帝聞之亦曰古有所謂不召之臣其斯人之徒歟

三十年夏四月十有六日卒年四十五無子聞者嗟悼延祐中贈翰林學士資善大夫護軍追封容城郡公謚文靖歐陽玄嘗贊因畫像曰微點之狂而有沂上風零之樂資由之勇而無北鄙鼓瑟之聲於裕皇之仁而見不可留之四皓以世祖之略而遇不能致之兩生烏乎麒麟鳳凰固宇內之不常有也然而一鳴而六典作一出而春秋成則其志不欲遺世而獨往也明矣亦將從周公孔子之後爲往聖繼絕學爲來世開太平者邪論者以爲知言因所著有四書精要三十卷詩五卷號丁亥集因所自選又有文集十餘卷及小學四書語錄皆門生故友所錄惟易繫辭說乃因病中親筆云

吳澄

吳澄字幼清撫州崇仁人高祖曄初居咸口里當華蓋臨川二山間望氣者徐覺言其地當出異人澄生前一夕鄉父老見異氣降其家隣媪復夢有物蜿蜒降其舍旁池中旦以告于人而澄生三歲穎悟日發教之古詩隨口成誦五歲日受千餘言夜讀書至旦母憂其過勤節膏火不多與澄候母寢燃火復誦習九歲從群子弟試鄉校每中前列既長於經傳皆習

通之知用力聖賢之學嘗舉進士不中至元十三年  
民初附盜賊所在蜂起樂安鄭松招澄居布水谷乃  
著孝經章句校定易書詩春秋儀禮及大小戴記侍  
御史程鉅夫奉詔求賢江南起澄至京師未幾以母  
老辭歸鉅夫請置澄所著書於國子監以資學者朝  
廷命有司即其家錄上元貞初游龍興按察司經歷  
郝文迎至郡學日聽講論錄其問荅凡數千言行省  
掾元明善以文學自負嘗問澄易詩書春秋與義歎  
曰與吳先生言如探淵海遂執子弟禮終其身左丞  
董士選延之於家親執饋食曰吳先生天下士也既

入朝薦澄有道擢應奉翰林文字有司敦勸久之乃  
至而代者已到官澄即日南歸未幾除江西儒學副  
提舉居三月以疾去官至大元年召爲國子監丞先  
是許文正公衡爲祭酒始以朱子小學等書授弟子  
久之漸失其舊澄至旦燃燭堂上諸生以次受業日  
昃退燕居之室執經問難者接踵而至澄各因其材  
質反覆訓誘之每至夜分雖寒暑不易也皇慶元年  
陞司業用程純公學校奏疏胡文定公六學教法朱  
文公學校貢舉私議約之爲教法四條一曰經學二  
曰行實三曰文藝四曰治事未及行又嘗爲學者言

朱子於道問學之功居多而陸子靜以尊德性為主問學不本於德性則其敝必偏於言語訓釋之末故學必以德性爲本庶幾得之議者遂以澄爲陸氏之學非許氏尊信朱子本意然亦莫知朱陸之爲何如也澄一夕謝去諸生有不謁告而從之南者俄拜集賢直學士特授奉議大夫俾乘驛至京師次真州疾作不果行英宗即位超遷翰林學士進階太中大夫先是有旨集善書者粉黃金爲泥寫浮屠藏經帝在上都使左丞速速詔澄爲序澄曰主上寫經爲民祈福甚盛舉也若用以追薦臣所未知蓋福田利益雖

人所樂聞而輪回之事彼習其學者猶或不言不過謂爲善之人死則上通高明其極品則與日月齊光爲惡之人死則下淪污穢其極下則與沙蟲同類其徒遂爲薦拔之說以惑世人今列聖之神上同日月何庸薦拔且國初以來凡寫經追薦不知幾舉若未効是無佛法矣若已効是誣其祖矣撰爲文辭不可以示後世請俟駕還奏之會帝崩而止泰定元年初開經筵首命澄與平章政事張珪國子祭酒鄧文原爲講官在至治末詔作太廟議者習見同堂異室之制乃作十三室未及遷奉而國有大故有司疑於昭

穆之次命集議之澄議曰世祖混一天下悉攷古制而行之古者天子七廟廟各爲宮太祖居中左三廟爲昭右三廟爲穆昭穆神主各以次遞遷其廟之宮頗如今之中書六部夫省部之設亦倣金宋豈以宗廟敘次而不攷古乎有司急於行事竟如舊次云時澄已有去志會修英宗實錄命總其事居數月實錄成未上即移疾不出中書左丞許師敬奉旨賜宴國史院仍致朝廷勉留之意宴罷即出城登舟去中書聞之遣官驛追不及而還言於帝曰吳澄國之名儒朝之舊德今請老而歸不忍重勞之宜有所褒異詔

加資善大夫仍以金織文綺二及鈔五千貫賜之澄身若不勝衣正坐拱手氣融神邁荅問亶亶使人渙若水釋弱冠時嘗著說曰道之大原出於天神聖繼之堯舜而上道之元也堯舜而下其亨也洙泗鄒魯其利也濂洛關閩其貞也分而言之上古則羲黃其元堯舜其亨禹湯其利文武周公其貞乎中古之統仲尼其元顏曾其亨乎子思其利孟子其貞乎近古之統周子其元程張其亨也朱子其利也孰爲今日之貞乎未之有也然則可以終無所歸哉其早以斯文自任如此故出登朝署退歸于家與郡邑之所經

由士大夫皆迎請執業而四方之士不憚數千里躡  
屩負笈來學山中者常不下千數百人少暇即著書  
至將終猶不置也於易春秋禮記各有纂言盡破傳  
註穿鑿以發其蘊條歸紀叙精明簡潔卓然成一家  
言作學基學統二篇使人知學之本與爲學之序尤  
有得於邵子之學校定皇極經世書又校正老子莊  
子太玄經樂律及八陣圖郭璞葬書初澄所居草屋  
數間程鉅夫題曰草廬故學者稱之爲草廬先生天  
曆三年朝廷以澄耆老特命次子京爲撫州教授以  
便奉養明年六月得疾有大星墜其舍東北澄卒年  
八十五贈江西行省左丞上護軍追封臨川郡公謚  
文正長子文終同知柳州路總管府事京終翰林國  
史院典籍官孫當自有傳



列傳卷第五十八

列傳卷第五十九

元史一百七十二

翰林學士知制誥修國史吳濂  
翰林待制直學士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壽等奉  
勅修

程鉅夫

程鉅夫名文海避武宗廟諱以字行其先自徽州徙  
郢州京山後家建昌叔父飛卿仕宋通判建昌世祖  
時以滅降鉅夫入為質子授宣武將軍管軍千戶他  
日召見問賈似道何如人鉅夫條對甚悉帝說給筆  
札書之乃書二十餘幅以進帝大奇之因問今居何  
官以千戶對帝謂近臣曰朕觀此人相貌已應貴顯

聽其言論誠聰明有識者也可置之翰林丞相火禮  
霍孫傳旨至翰林以其年少奏為應奉翰林文字帝  
曰自今國家政事得失及朝臣邪正宜皆為朕言之  
鉅夫頓首謝曰臣本疏遠之臣蒙陛下知遇敢不竭  
力以報陛下尋進翰林修撰屢遷集賢直學士兼秘  
書少監至元十九年奏陳五事一曰取會江南仕籍  
二曰通南北之選三曰立考功曆四曰置貪贓籍五  
曰給江南官吏俸朝廷多采行之賜地京師安貞門  
以築居室二十年加翰林集賢學士同領會同館事  
二十三年見帝首陳興建國學乞遣使江南搜訪遺

逸御史臺按察司並宜參用南北之人帝嘉納之二  
十四年立尚書省詔以為參知政事鉅夫固辭又命  
為御史中丞臺臣言鉅夫南人且年少帝大怒曰汝  
未用南人何以知南人不可用自今省部臺院必參  
用南人遂以鉅夫仍為集賢直學士拜侍御史行御  
史臺事奉詔求賢於江南初書詔令皆用蒙古字及  
是帝特命以漢字書之帝素聞趙孟適葉李名鉅夫  
臨當行帝密諭必致此二人鉅夫又薦趙孟頫余恁  
萬一鶚張伯淳胡夢魁曾晞頰孔洙曾冲子凌時中  
包鑄等二十餘人帝皆擢置臺憲及文學之職還朝

陳民間利病五事拜集賢學士仍還行臺二十六年  
時相桑哥專政法令苛急四方騷動鉅夫入朝上疏  
曰臣聞天子之職莫大於擇相宰相之職莫大於進  
賢苟不以進賢為急而惟以殖貨為心非為上為德  
為下為民之意也昔文帝以決獄及錢穀問丞相周  
勃勃不能對陳平進曰陛下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  
責治粟內史宰相上理陰陽下遂萬物之宜外填撫  
四夷內親附百姓觀其所言可以知宰相之職矣今  
權姦用事立尚書鈞考錢穀以剝割生民為務所委  
任者率皆貪饕邀利之人江南盜賊竊發良以此也

臣竊以為宜清尚書之政損行省之權罷言利之官  
行恤民之事於國為便桑哥大怒羈留京師不遣奏  
請殺之凡六奏帝皆不許鉅夫既還行臺二十九年  
又召鉅夫與胡祗適姚燧王惲雷膺陳天祥楊恭懿  
高凝陳儼趙居信等十人赴闕賜對三十年出為閩  
海道肅政廉訪使興學明教吏民畏愛之大德四年  
遷江南湖北道肅政廉訪使至官首治行省平章家  
奴之為民害者上下肅然八年召拜翰林學士商議  
中書省事十年以亢旱暴風星變鉅夫應詔陳弭災  
之策其目有五曰敬天曰尊祖曰清心曰持體曰更

化帝皆然之雲南省臣言世祖親平雲南民願刻石  
點蒼山以紀功德詔鉅夫撰其文十一年拜山南江  
北道肅政廉訪使復留爲翰林學士至大元年脩成  
宗實錄二年召至上都三年復拜山南江北道肅政  
廉訪使四年與李謙尚文等十六人同赴闕賜對便  
殿拜瀾東海石道肅政廉訪使留爲翰林學士承旨  
皇慶元年脩武宗實錄二年旱鉅夫應詔陳桑林六  
事忤時宰意明日帝遣近侍賜上尊勞之曰中書集  
議惟卿所言甚當後臨事其極言之於是詔鉅夫借  
平章政事李孟叅知政事許師敬議行貢舉法鉅夫

建言經學當主程頤朱熹傳註文章宜革唐宋宿弊  
命鉅夫草詔行之三月以病乞骸骨歸田里不允命  
尚醫給藥物官其子大本郊祀署令以便侍養時今  
近臣撫視且勞之曰卿世祖舊臣惟忠惟貞其勉加  
餐粥少留京師以副朕心鉅夫請益堅特授光祿大  
夫賜上尊命廷臣以下飲餞于齊化門外給驛南還  
勅行省及有司常加存問居五年而卒年七十泰定  
二年贈大司徒柱國追封楚國公謚文憲

趙孟頫

趙孟頫字子昂宋太祖子秦王德芳之後也五世祖

秀安僖王子儻四世祖崇憲靖王伯圭高宗無子立子儻之子是爲孝宗伯圭其兄也賜第于湖州故孟頫爲湖州人曾祖師垂祖希永父與嘗仕宋皆至大官入國朝以孟頫貴累贈師垂集賢侍讀學士希永太常禮儀院使並封吳興郡公與嘗集賢大學士封魏國公孟頫幼聰敏讀書過目輒成誦爲文操筆立就年十四用父蔭補官試中吏部銓法調真州司戶叅軍宋亡家居益自力於學至元二十三年行臺侍御史程鉅夫奉詔搜訪遺逸于江南得孟頫以之入見孟頫才氣英邁神采煥發如神仙中人世祖顧之

喜使坐右丞葉李上或言孟頫宋宗室子不宜使近左右帝不聽時方立尚書省命孟頫草詔頒天下帝覽之喜曰得朕心之所欲言者矣詔集百官於刑部議法衆欲計至元鈔二百貫贓滿者死孟頫曰始造鈔時以銀爲本虛實相權今二十餘年間輕重相去至數十倍故改中統爲至元又二十年後至元必復如中統使民計鈔抵法疑於太重古者以米絹民生所須謂之二實銀錢與二物相權謂之二虛四者爲直雖升降有時終不大相遠也以絹計贓最爲適中况鈔乃宋時所創施於邊郡金人襲而用之皆出於

不得已廼欲以此斲人死命似不足深取也或以孟頫年少初自南方來譏國法不便意頗不平責孟頫曰今朝廷行至元鈔故犯法者以是計贓論罪汝以爲非豈欲沮格至元鈔耶孟頫曰法者人命所係議有重輕則人不得其死矣孟頫奉詔與議不敢不言今中統鈔虛故改至元鈔謂至元鈔終無虛時豈有是理公不揆於理欲以勢相陵可乎其人有愧色帝初欲大用孟頫議者難之二十四年六月授兵部郎中兵部總天下諸驛時使客飲食之費幾十倍於前吏無以供給強取於民不勝其擾遂請於中書增鈔給之至元鈔法滯澁不能行詔遣尚書劉宣與孟頫馳驛至江南問行省丞相慢令之罪凡左右司官及諸路官則徑咎之孟頫受命而行比還不咎一人丞相桑哥大以爲譴時有王虎臣者言平江路總管趙全不法即命虎臣往按之葉李執奏不宜遣虎臣帝不聽孟頫進曰趙全固當問然虎臣前守此郡多強買人田縱賓客爲姦利全數與爭虎臣怨之虎臣往必將陷全事縱得實人亦不能無疑帝悟乃遣他使桑哥鍾初鳴時即坐省中六曹官後至者則咎之孟頫偶後至斲事官遽引孟頫受咎孟頫入訴於都堂右

丞葉李曰古者刑不上大夫所以養其廉耻教之節義且辱士大夫是辱朝廷也桑哥亟慰孟頫使出自是所管唯曹史以下他日行東御墻外道險孟頫馬跌墮于河桑哥聞之言於帝移築御墻稍西二丈許帝聞孟頫素貧賜鈔五十錠二十七年遷集賢直學士是歲地震北京尤甚地陷黑沙水涌出人死傷數十萬帝深憂之時駐蹕龍虎臺遣阿剌渾撒里馳還召集賢翰林兩院官詢致災之由議者畏忌桑哥但泛引經傳及五行災異之言以脩人事應天變爲對莫敢語及時政先是桑哥遣忻都及王濟等理筭天下錢糧已徵入數百萬未徵者尚數千萬害民特甚民不聊生自殺者相屬逃山林者則發兵捕之皆莫敢沮其事孟頫與阿剌渾撒里甚善勸令奏帝赦天下盡與蠲除庶幾天變可弭阿剌渾撒里入奏如孟頫所言帝從之詔草已具桑哥怒謂必非帝意孟頫曰凡錢糧未徵者其人死亡已盡何所從取非及是時除免之他日言事者倘以失隔錢糧數千萬歸咎尚書省豈不爲丞相深累耶桑哥悟民始獲蘇帝嘗問葉李留夢炎優劣孟頫對曰夢炎臣之父執其人重厚篤於自信好謀而能斷有大臣器葉李所讀之

書臣皆讀之其所知所能臣皆知之能之帝曰汝以夢炎賢於李耶夢炎在宋爲狀元位至丞相當賈似道誤國罔上夢炎依阿取容李布衣乃伏闕上書是賢於夢炎也汝以夢炎父友不敢斥言其非可賦詩譏之孟頫所賦詩有往事已非那可說且將忠直報皇元之語帝歎賞焉孟頫退謂奉御徹里曰帝論賈似道誤國貴留夢炎不言桑哥罪甚於似道而我等不言他日何以辭其責然我疏遠之臣言必不聽侍臣中讀書知義理慷慨有大節又爲上所親信無踰公者夫捐一旦之命爲萬姓除殘賊仁者之事也公

必勉之既而徹里至帝前數桑哥罪惡帝怒命衛士批其頰孟頫口鼻委頓地上少間復呼而問之對如初時大臣亦有繼言者帝遂按誅桑哥罷尚書省大臣多以罪去帝欲使孟頫與聞中書政事孟頫固辭有旨令出入宮門無禁每見必從容語及治道多所裨益帝問汝趙太祖孫耶太宗孫耶對曰臣太祖十一世孫帝曰太祖行事汝知之乎孟頫謝不知帝曰太祖行事多可取者朕皆知之孟頫自念久在上側必爲人所忌力請補外二十九年出同知濟南路總管府事時總管闕孟頫獨署府事官事清簡有元撤



兒者役於鹽場不勝艱苦因逃去其父求得他人屍遂誣告同役者殺掀兒既誣服孟頫疑其寃留弗決踰月掀兒自歸郡中稱爲神明僉廉訪司事帝哈刺哈孫素苛虐以孟頫不能承順其意以事中之會脩世祖實錄召孟頫還京師乃解久之遷知汾州未上有旨書金字藏經既成除集賢直學士江淞等處儒學提舉遷泰州尹未上至大三年召至京師以翰林侍讀學士與他學士撰定祀南郊祝文及擬進殿名議不合謁告去仁宗在東宮素知其名及即位召除集賢侍講學士中奉大夫延祐元年改翰林侍講學

士遷集賢侍講學士資德大夫三年拜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帝眷之甚厚以字呼之而不名帝嘗與侍臣論文學之士以孟頫比唐李白宋蘇子瞻又嘗稱孟頫操履純正博學多聞書畫絕倫旁通佛老之旨皆人所不及有不悅者間之帝初若不聞者又有上書言國史所載不宜使孟頫與聞者帝乃曰趙子昂世祖皇帝所簡拔朕特優以禮貌置於館閣典司述作傳之後世此屬效嗟何也俄賜鈔五百錠謂侍臣曰中書每稱國用不足必持而不與其以普慶寺別貯鈔給之孟頫嘗累月不至官中帝以問左右皆

謂其年老畏寒勅御府賜貂鼠裘初孟頫以程鉅夫薦起家爲郎及鉅夫爲翰林學士承旨求致仕去孟頫代之先往拜其門而後入院時人以爲衣冠盛事六年得請南歸帝遣使賜衣幣趣之還朝以疾不果行至治元年英宗遣使即其家俾書孝經二年賜上尊及衣二襲是歲六月卒年六十九追封魏國公謚文敏孟頫所著有尚書註有琴原樂原得律呂不傳之妙詩文清邃竒逸讀之使人有飄飄出塵之想篆籀分隸真行草書無不冠絕古今遂以書名天下天下無僧數萬里來求其書歸國中寶之其畫山水木

石花竹人馬尤精緻前史官楊載稱孟頫之才頗爲書畫所掩知其書畫者不知其文章知其文章者不知其經濟之學人以爲知言云子雍奕並以書畫知名

### 鄧文原

鄧文原字善之一字匪石綿州人父漳徙錢塘文原年十五通春秋在宋時以流寓試浙西轉運司魁四川士至元二十七年行中書省辟爲杭州路儒學正大德二年調崇德州教授五年擢應奉翰林文字九年陞脩撰謁告還江南至大元年復爲脩撰預脩成

宗實錄三年授江浙儒學提舉皇慶元年召爲國子  
司業至官首建白更學校之政當路因循重於改作  
論不合移病去科舉制行文原校文江淞慮士守舊  
習大書朱熹貢舉私議揭于門延祐四年陞翰林待  
制五年出僉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事平江僧有  
憾其府判官理熙者賄其徒告熙賊熙誣服文原行  
部按問得實杖僧而釋熙吳興民夜歸巡邏者執之  
繫亭下其人遁去有追及之者刺其脅仆地明旦家  
人得之以歸比死其兄問殺汝者何如人曰白帽青  
衣長身者也其兄愬於官有司問直初更者曰張福

兒執之使服焉械繫三年文原錄之曰福兒身不滿  
六尺未見其長也刃傷右脅而福兒素用左手傷宜  
在左何右傷也鞠之果得真殺人者而釋福兒桐廬  
人戴汝惟家被盜有司得盜獄成送郡夜有焚戴氏  
廬者而不知汝惟所之文原曰此必有故也乃得其  
妻葉氏與其弟謀殺汝惟狀而於水涯樹下得屍與  
漬血斧俱在焉人以爲神六年移江東道徽寧國廣  
德三郡歲入茶課鈔三千錠後增至十八萬錠竭山  
谷所產不能充其半餘皆鑿空取之民間歲以爲常  
時轉運司官聽用鄉里譁狡動以犯法誣民而轉運

司得專制有司凡五品官以下皆杖決州縣莫敢如  
何文原請罷其專司俾郡縣領之不報徼民謝蘭家  
僮汪姓者死蘭姪回賂汪族人誣蘭殺之蘭誣服文  
原錄之得其情釋蘭而坐回時久旱不雨決獄乃雨  
至治二年為集賢直學士地震詔議弭災之道文  
原請決滯囚置倉廩河北儲羨粟以賑飢復申前議  
請罷榷茶轉運司又不報明年兼國子祭酒江浙省  
臣趙簡請開經筵泰定元年文原兼經筵官以疾乞  
致仕歸二年召拜翰林侍講學士以疾辭四年拜嶺  
北湖南道肅政廉訪使以疾不赴天曆元年卒年七  
十一文原內嚴而外恕家貧而行廉初客京師有一  
書生病篤取橐中金囑文原以歸其親既死而同舍  
生竊金去文原買金償死者家終身不以語人有文  
集若干卷內制集若干卷藏于家子衍蔭授江浙等  
處儒學副提舉未任卒至順五年制贈文原江浙行  
省叅知政事謚文肅

袁楠

袁楠字伯長慶元人宋同知樞密院事詔之曾孫為  
童子時已著聲部使者舉茂才異等起為麗澤書院  
山長大德初閻復程文海王構薦為翰林國史院檢

閱官時初建南郊楠進十議曰天無二日天既不得  
有二五帝不得謂之天作昊天五帝議祭天歲或爲  
九或爲二作祭天名數議圜丘不見於五經郊不見  
於周官作圜丘非郊議后土社也作后土即社議三  
歲一郊非古也作祭天無間歲議燔柴見于古經周  
官以禋祀爲天其義各有旨作燔柴泰壇議祭天之  
牛角繭栗用牲于郊牛二合配而言之增群祀而合  
祠非周公之制矣作郊不當立從祀議郊質而尊之  
義也明堂文而親之義也作郊明堂禮儀異制議郊  
用辛魯禮也卜不得常爲辛作郊非辛日議北郊不

見於三禮尊地而導北郊鄭玄之說也作北郊議禮  
官推其博多採用之陸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  
國史院編脩官請購求遼金宋三史遺書歷兩考遷  
待制又再任拜集賢直學士久之移疾去官復仍以  
直學士召入集賢未幾改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脩  
國史至治元年遷侍講學士泰定初辭歸楠在詞林  
朝廷制冊勳臣碑銘多出其手著有易說春秋說  
清容居士集泰定四年卒年六十一贈中奉大夫江  
浙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護軍追封陳留郡公謚  
文清

曹元用

曹元用字子貞世居阿城後徙汶上祖義不仕父宗輔德清縣主簿元用資稟俊爽幼嗜書一經目輒成誦每夜讀書常達曙不寐父憂其致疾止之輒以衣蔽窻默觀之始以鎮江路儒學正考滿游京師翰林承旨闕復於四方士少所許可及見元用出所爲文示之元用輒指其疵復大奇之因薦爲翰林國史院編脩官即論史院僚屬非材請較試取其優者用之御史臺辟爲掾史元用初不習吏事而見事明決吏反師之轉中書省右司掾與清河元明善濟南張養

浩同時號爲三俊除應奉翰林文字遷禮部主事時累朝皇后既崩者猶以名稱而未有謚號元用言后爲天下母豈可直稱其名宜加徽號以彰懿德改尚書省右司都事轉負外郎及尚書省罷退居任城久之齊魯間從學者甚衆延祐六年授太常禮儀院經歷屬英宗躬脩祀事銳意禮樂其親祀儀注鹵簿輿服之制率所裁定初太廟九室合饗于一殿仁宗崩無室可祔乃于武宗室前結綵爲次英宗在上京召禮官集議元用言古者宗廟有寢有室宜以今室爲寢當更營大殿于前爲十五室帝嘉其議授翰林待

制陞直學士至治三年八月鐵失之變賊黨赤斤鐵木兒遷至京師收百司印趣召兩院學士北上元用獨不行曰此非常之變吾寧死不可曲從也未幾賊果敗人皆稱其有先見之明泰定二年授太子贊善轉禮部尚書兼經筵官及大朝會爲糾儀官申卷班之令俾以序退無爭門而出之擾又謂太醫儀鳳教坊等官不當序正班當自爲一列後皆行之時宰執有欲罷科舉法者元用以爲國家文治正在於此胡可罷也又有欲損太廟四時之享止存冬祭者元用謂禴祠嘗烝四時之享不可闕一乃經禮之大者其

可惜費而廢禮乎三年夏帝以日食地震星變詔議所以弭災者元用謂應天以實不以文脩德明政應天之實也宜撙浮費節財用選守令卹貧民嚴禋祀汰佛事止造作以紓民力慎賞罰以示勸懲皆切中時弊又論科舉取士之法當革冒濫嚴考覈俾得真才之用議上朝廷咸是之拜中奉大夫翰林侍講學士兼經筵官預脩仁宗英宗兩朝實錄又奉旨纂集甲令爲通制譯唐貞觀政要爲國語書成皆行於時凡太制誥率元用所草文宗時草寬恤之詔帝覽而善之賜金織文錦天曆二年代祀曲阜孔子廟還以

司寇像及代祀記獻帝甚喜值太禧宗禋院副使缺  
中書奏以元用爲之帝不允曰此人翰林中不可  
無者將大用之矣會卒帝嗟悼久之謂侍臣曰曹子  
貞盡忠宣力今亡矣可賜賻鈔五千緡贈正奉大夫  
江泐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護軍追封東平郡公  
謚文獻詩文四十卷號超然集二子偉儀

齊履謙

齊履謙字伯恒父義善算術履謙生六歲從父至京  
師七歲讀書一過即能記憶年十一教以推步星曆  
盡曉其法十三從師聞聖賢之學自是以窮理爲務

非洙泗伊洛之書不讀至元十六年初立太史局改  
治新曆履謙補星曆生同輩皆司天臺官子太史王  
恂問以算數莫能對履謙獨隨問隨答恂大奇之新  
曆既成復預修曆經曆議二十九年授星曆教授都  
城刻漏舊以木爲之其形如碑故名碑漏內設曲筒  
鑄銅爲丸自碑首轉行而下鳴鏡以爲節其漏經久  
廢壞晨昏失度大德元年中書俾履謙視之因見刻  
漏旁有宋舊銅壺四於是按圖考定蓮花寶山等漏  
制命工改作又請重建鼓樓增置更鼓并守漏卒當  
時遵用之二年遷保章正始專曆官之政三年八月



朔時加已依曆日蝕二分有奇至其時不蝕衆皆懼履謙曰當蝕不蝕在古有之矧時近午陽盛陰微宜當蝕不蝕遂考唐開元以來當蝕不蝕者凡十事以聞六年六月朔時加戌依曆日蝕五十七杪衆以涉交既淺且復近濁欲匿不報履謙曰吾所掌者常數也其食與否則係於天獨以狀聞及其時果食衆嘗爭沒日不能決履謙曰氣本十五日而間有十六日者餘分之積也故曆法以所積之日命爲沒日不出本氣者爲是衆服其議七年八月戊申夜地大震詔問致災之由及弭災之道履謙按春秋言地爲陰而主靜妻道臣道子道也三者失其道則地爲之弗寧弭之之道大臣當反躬責己去專制之威以答天變不可徒爲禳禱也時成宗寢疾宰臣有專威福者故履謙言及之九年冬始立南郊祀昊天上帝履謙攝司天臺官舊制享祀司天雖掌時刻無鍾鼓更漏往往至旦始行事履謙白宰執請用鍾鼓更漏俾早晏有節從之至大二年太常請修社稷壇及浚太廟庭中井或以歲君所直欲止其役履謙曰國家以四海爲家歲君豈專在是三年并授時郎秋官正兼領冬官正事四年仁宗即位嘉尚儒術臺臣言履謙有學行

可教國學子弟擢國子監丞改授奉直大夫國子司業與吳澄並命時號得人每五鼓入學風雨寒暑未嘗少怠其教養有法諸生皆畏服未幾復以履謙簽大史院事皇慶二年春彗星出東井履謙奏宜增脩善政以答天意因陳時務八事仁宗爲之動容顧宰臣命速行之自履謙去國學吳澄亦移病歸學制稍爲之廢延祐元年詔擇善教者於是復以履謙爲國子司業履謙律已益嚴教道益張每齋置伴讀一人爲長雖助教闕員而諸生講授不絕時初命國子生歲貢六人以入學先後爲次第履謙曰不攷其業何

以興善而得人乃酌舊制立陞齋積分等法每季攷其學行以次遞升既升上齋又必踰再歲始與私試孟月仲月試經疑經義季月試古賦詔誥章表策蒙古色目試明經策問辭理俱優者一分辭平理優者爲半分歲終積至八分者充高等以四十人爲額然後集賢禮部定其藝業及格者六人以充歲貢三年不通一經及在學不滿一歲者並黜之帝從其議自是人人勵志多文學之士五年出爲濱州知州丁母憂不果行至治元年拜太史院使泰定二年九月以本官奉使宣撫江西福建黜罷官吏之貪汚者四百

餘人蠲免括地虛加糧數萬石州縣有以先賢子孫  
充考夫諸役者悉罷遣之福建憲司職田每畝歲輸  
米三石民不勝苦履謙命准令輸之由是召怨及還  
京憲司果誣以他事未幾誣履謙者皆坐事免履謙  
始得直復爲太史院使天曆二年九月卒履謙篤學  
勤苦家貧無書及爲星曆生在太史局會秘書監輦  
亡宋故書留置本院因晝夜諷誦深究自得故其學  
博洽精通自六經諸史天文地理禮樂律曆下至陰  
陽五行醫藥卜筮無不淹貫尤精經籍著大學四傳  
小註一卷中庸章句續解一卷論語言仁通旨二卷

書傳詳說一卷易繫辭旨略二卷易本說四卷春秋  
諸國統紀六卷以皇極之名見於洪範皇極之數始  
於邵氏經世書數非極也特寓其數於極耳著經世  
書入式一卷經世書有內外篇內篇則因極而明數外  
篇則由數而會極著外篇微旨一卷授時曆行五十年  
未嘗推考履謙日測晷景并晨昏五星宿度自至治  
三年冬至至泰定二年夏至天道加時真數各減見  
行曆書二刻著二至晷景考二卷授時曆雖有經串  
而經以著定法串以紀成數然求其法之所以然數  
之所從出則略而不載作經串演撰八法一卷元立

國百有餘年而郊廟之樂必襲宋金未有能正之者  
履謙謂樂本於律律本於氣而氣候之法具載前史  
可擇僻地爲密室取金門之竹及河內葭葦候之上  
可以正雅樂薦郊廟和神人下可以同度量平物貨  
厚風俗列其事上之又得黑石古律管一長尺有八  
寸外方內爲圓空中有隔隔中有小竅蓋以通隔上  
九寸其空均直約徑三分以應黃鍾之數隔下九寸  
其空自小竅迤邐殺至管底約徑二寸餘蓋以聚其  
氣而上之其製與律家所說不同蓋古所謂玉律者  
是也適遷他官事遂寢有志者深惜之至順三年五

月贈翰林學士資善大夫上護軍追封汝南郡公謚

文懿

列傳卷第五十九

傳卷第六十

元史一百七十三

翰林學士中大夫知制誥無修國史臣宋濂翰林待制承旨鄧綰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臣禧等奉勅修

崔斌

崔斌字仲文馬邑人性警敏多智慮魁岸雄偉善騎射尤攻文學而達政術世祖在潛邸召見應對稱旨命佐卜憐吉帶將遊騎戍淮南斌負才略卜憐吉帶甚敬禮之兵駐揚州西城俾斌領騎兵覘敵形勢斌視敵兵亂潛出襲之多所殺獲俄丁父憂襲授金符為總管中統元年改西京叅議宣慰司事世祖嘗命

安童舉漢人識治體者一人安童舉斌入見敷陳時  
政得失曲中宸慮時世祖銳意圖治斌危言讜論直  
指面斥是非立判無有所諱帝幸上都嘗召斌斌下  
馬步從帝命之騎因問爲治大體今當何先斌以任  
相對帝曰汝其爲我舉可爲相者斌以安童史天澤  
對帝默然良久斌曰陛下豈以臣猥鄙所舉未允公  
議有所惑歟今近臣咸在乞采輿言陛下裁之帝俞  
其請斌立馬颺言曰有旨問安童爲相可否衆驩然  
呼萬歲帝悅遂以二人並爲相除斌左右司郎中每  
論事帝前群言終日不決者斌以數言決之進見必

與近臣借其所獻替雖密近之臣有不得與聞者以  
此人多忌之會阿合馬立制國用使司專總財賦一  
以培克爲事斌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於帝  
前屢斥其姦惡至元四年出守東平五年大兵南征  
道壽張卒有撤民席投其赤子於地以死訴於斌斌  
馳謂主將曰未至敵境而先殺吾民國有常刑汝亦  
當坐於是下其卒于獄自是莫敢犯歲大侵徵賦如  
常年斌馳奏以免復請于朝得楮幣十萬緡以振民  
饑六年除同僉樞密院事襄樊之役命斌僉河南行  
省事方議攻鹿門山斌曰自峴山西抵萬山北抵漢

江築城浚塹以絕餉援則襄陽可坐制矣時調曹濮民丁屯田南陽斌議罷曹濮屯民以近地兵多者補之民以爲便又議戶部給濱棣青滄鹽券付行省募民以米貿之仍增價和糴遠近輸販者輻輳餽不勞而集有旨河南南四路籍兵二萬以益襄樊斌即馳奏曰河南戶少而調度繁多實不堪命減其半爲宜從之襄陽既下轉嘉議大夫仍僉行中書省十年詔丞相伯顏總兵南征改行省爲河南宣慰司加中奉大夫賜金虎符充宣慰使是時襄陽正陽諸軍悉道河南供億雖繁而事無缺失伯顏既渡江分阿里海牙定湖南詔斌貳之拜行中書省叅知政事十月圍潭州斌攻西北鐵壩阿里海牙中流矢不能軍斌以軍夜集柵下黎明畢登不利斌曰彼軍小捷而驕弛吾今焚其角樓斷其援道塹城爲三周如此則城可得諸將然之迺誓師銜枚潛登鐵壩人賫芻糈梯其樓火之且豎木柵城上詰旦布雲梯鼓譟而上斌挾盾先登阿里海牙持酒勞曰取此城公之力也斌自語阿里海牙曰潭人膽破矣若斂兵不進許其來降則土地人民皆我有自重湖以南連城數十可傳檄而定若縱兵急攻彼無噍類得一空城何益從之明

曰即遣開示禍福城中爭出降諸將怒其抗敵持久咸欲屠之斌喻以興師本意諸將曰編民當如公說敵兵必誅之斌曰彼各爲其主耳宜旌之以勸未附者且殺降不祥諸將迺止捷聞帝嘉之進資善大夫行中書省左丞潭人德之爲立生祠十一年奉旨撫諭廣西尋命還治湖南潭屬邑安化湘鄉衡山以南賊周龍張唐張虎等所在蜂起斌駐兵南嶽凡來降者同僚議欲盡戮以懲反側斌但按誅其首惡脅從者盡釋之十五年被召入覲時阿合馬擅權日甚廷臣莫敢誰何斌從帝至察罕腦兒帝問江南各省撫治如何斌對以治安之道在得人今所用多非其人因極言阿合馬姦蠹帝乃令御史大夫相威樞密副使孛羅按問之汰其冗員黜其親黨檢覈其不法罷天下轉運司海內無不稱快適尚書留夢賢謝元昌言江淮行省事至重而省臣無一人通文墨者乃命斌遷江淮行省左丞既至凡前日蠹國漁民不法之政悉釐正之仍條具以聞阿合馬慮其害已捃撫其細事逗留使不獲上見因誣搆以罪竟爲所害裕宗在東宮聞之方食投箸惻然遣使止之已不及矣天下寃之年五十六至大初贈推忠保節功臣太傅開府



儀同三司追封鄭國公謚忠毅子三人良知威恩孫一人敬皆爲大官

### 崔殘

崔殘字文卿小字拜帖木兒弘州人負才氣剛直敢言世祖甚器重之至元十六年奉詔偕牙納木至江南訪求藝術之人明年自江南回首言忽都帶兒根索亡宋財貨煩擾百姓身爲使臣乃挈妻子以往所在取索鞍馬芻粟世祖雖聽其言然虛實竟不辨決也十九年除集賢侍讀學士殘言于世祖謂阿合馬當國時同列皆知其惡無一人孰何之者及既誅乃

各自以爲潔誠欺罔之大者先有旨凡阿合馬所用之人皆革去臣以爲守門卒隸亦不可留如叅知政事阿里請以阿散襲父職倘使得請其害又有不可勝言者賴陛下神聖灼知其奸拒而不可臣已疏其奸惡十餘事乞召阿里廷辯帝曰已勅中書凡阿合馬所用皆罷之窮治黨與纖悉無遺事竟之時朕與汝別有言也又請以郝禎剖棺戮屍從之尋奉旨鈞考樞密文牘遂由刑部尚書拜御史中丞或言臺臣於國家政事得失生民休戚百官邪正雖王公將相亦宜糾察近唯御史得有所言臣以爲臺官皆當建

言庶於國家有補選用臺察官若由中書必有偏徇之弊御史宜從本臺選擇初用漢人十六員今用蒙古十六員相叅巡歷為宜皆從其言二十年復以刑部尚書上疏言時政十八事一曰開廣言路多選正人番直上前以司喉舌庶免黨附壅塞之患二曰當阿合馬擅權臺臣莫敢糾其非迨其事敗然後接踵隨聲徒取譏笑宜別加選用其舊人除蒙古人取聖斷外餘皆當問罪三曰樞密院定奪軍官賞罰不當多聽阿合馬風旨宜擇有聲望者為長貳庶幾號令明而賞罰當四曰翰苑亦頌阿合馬功德宜博訪南北

耆儒碩望以重此選五曰郝禎取仁等雖在典刑若是者尚多罪同罰異公論未伸合次第屏除六曰貴游子弟用卸顯官切勿講學何以從政得如左丞許衡教國子學則人才輩出矣七曰今起居注所書不過奏事檢目而已宜擇蒙古人之有聲望漢人之重厚者居其任分番上直帝主言動必書以垂法於無窮八曰憲曹無法可守是以奸人無所顧忌宜定律令以為一代之法九曰官冗若徒省一官真併一衙門亦非經久之策宜叅眾議而立定成規十曰官僚無以養廉責其貪則苛乞將諸路大小官有俸者量

增無俸者特給然不取之於官惟賦之於民蓋官吏  
既有所養不致病民少增歲賦亦將樂從十一曰內  
地百姓流移江南避賦役者已十五萬戶去家就旅  
豈人之情賦重政繁驅之致此乞特降詔旨招集復  
業免其後來五年科後其餘積欠並蠲事產即日給  
還民官滿替以戶口增耗為黜陟其徙江南不歸者  
與土著一例當役十二曰凡丞相安童遷轉良臣悉  
為阿合馬所擯黜或居散地或在遠方並令拔擢十  
三曰簿錄奸黨財物本國家之物不可視為橫得遂  
致濫用宜以之實帑藏供歲計十四曰大都非如上

都止備巡幸不應立留守司此皆阿合馬以此位置  
私黨今宜易置總管府十五曰中書省右丞二而左  
丞缺宜改所增右丞置諸左十六曰在外行省不必  
置丞相平章止設左右丞以下庶幾內重不致勢均  
彼謂非隆其名不足鎮壓者姦臣欺罔之論也十七  
曰阿刺海牙掌兵民之權子姪姻黨分列權要官吏  
出其門者十之七八其威權不在阿合馬下宜罷職  
理筭其黨雖無汚染者亦當遷轉他所勿使久據湖  
廣十八曰銓選類奏賢否莫知自今三品已上必引  
見而後授官疏奏即日命中書行其數事餘命與御

史大夫玉昔帖木兒議行之又言江南盜賊相挺而起凡二百餘所皆由拘刷水手與造海船民不聊生激而成變日本之役宜姑止之又江西四省軍需宜量民力勿強以土產所無凡給物價與民者必以實召募水手當從其所欲伺民氣稍蘇我力粗備三二年後東征未晚也世祖以爲不切曰爾之所言如射然挽弓雖可觀發矢則非是矣或又言昨中書奉旨差官度量大都州縣地畝本以革權勢兼并之弊欲其明白不得不於軍民諸色人戶通行覈實又因取勘畜牧數目初意本非擾民而近者浮言胥動恐失

農時乞降旨省諭詔中書即行之又言建言者多孰是孰否中書宜集議可行者行之不可則明諭言者爲便又言各路每歲選取室女宜罷又言宗文思院小口斛出入官糧無所容隱所宜頒行皆從之二十一年或劾奏盧世榮不可居相職忤旨罷二十三年加集賢大學士中奉大夫同僉樞密院事尋出爲甘肅行省右丞召拜中書右丞與中書平章政事麥朮丁奏曰近者桑哥當國四年中外諸官鮮有不以賄而得者其昆弟故舊妻族皆授要官美地唯以欺蔽九重股削百姓爲事宜令兩省嚴加考覈凡入其黨者

皆汰逐之其出使之臣及按察司官受賕者論如律  
仍追宣勅除名爲民又奏桑哥所設衙門其閑冗不  
急之官徒費祿食宜令百司集議汰罷及自今調官  
宜如舊制避其籍貫庶不害公又大都高貲戶多爲  
桑哥等所容庇凡百徭役止令貧民當之今後徭役  
不以何人宜皆均輸有敢如前以賄求人容庇者罪  
之又軍站諸戶每歲官吏非名取索賦稅倍蓰民多  
流移請自今非奉旨及省部文字敢私歛民及役軍  
匠者論如法又忽都忽那顏籍戶之後各投下毋擅  
招集太宗既行之江南民爲籍已定乞依太宗所行  
爲是皆從之二十八年由中書右丞遷御史中丞  
奏太醫院使劉岳臣嘗仕宋練達政事比者命其參  
議機務衆皆稱善乞以爲翰林學士俾議朝政又言  
行御史臺言建寧路總管馬謀因捕盜延及平民榜  
掠至死者多又俘掠人財迫通處女受民財積百五  
十錠獄未具會赦如臣等議馬謀以非罪殺人不在  
原例宜令行臺詰問明白定罪又言昔行御史臺監  
察御史周祚劾尚書省官忙兀帶教化的納速刺丁  
滅里斡贓納速刺丁滅里反誣祚以罪遣人詣尚書  
省告桑哥桑哥曖昧以聞流祚于憨答孫妻子家財

元史傳卷三十一  
六  
並沒入官祚至和林遇亂走還京師桑哥又遣詣雲南理筭錢穀以贖其罪今自雲南回臣與省臣閱其伏詞爲罪甚微宜復其妻子皆從之二十九年或偕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兒等奏四方之人來聚闕下率言事以干進國家名器資品高下具有定格臣等以爲中書樞密宜早爲銓定應格者與之不當與者明語其故使去又言事有是非當否宜早與詳審言之當者即議施行或所陳有須詎難條具者即令其人講究否則罷遣帝嘉納之又奏納速刺丁減里忻都王巨濟黨比桑哥恣爲不法楮幣銓選鹽課酒稅無

不更張變亂之銜命江南理筭積久逋賦期限嚴急胥卒追逮半於道路民至嫁妻賣女殃及親隣維揚錢塘受害最慘無故而殞其生五百餘人近者閣里按問悉皆首實請死士民乃知聖天子仁愛元元而使之至此極者實桑哥及其兇黨之爲也莫不願食其肉臣等共議此三人者既已伏辜宜令中書省御史臺從公論罪以謝天下從之又言河西人薛閣干領兵爲宣慰其吏詣廉訪司告其三十六事檄僉事簿問而薛閣干率軍人禽問者辱之且奪告者以去臣議從行臺選御史往按問薛閣干仍先奪其職又

言行臺官言去歲桑哥既敗使臣至自上所者或不  
持璽書口傳聖旨縱釋有罪擅籍人家真偽莫辨臣  
等請自今凡使臣必降璽書省臺院諸司必給印信  
文書以杜姦欺帝曰何人乃敢爾耶對曰咬刺也奴  
伯顏察兒比嘗傳旨縱罪人帝悉可其奏又奏松州  
達魯花赤長孫自言不願爲錢穀官願備貞廉訪司  
令木八刺沙上聞傳旨至臺特令委用臺臣所宜奉  
行但徑自陳獻又且嘗有罪理應區別帝曰此自卿  
事宜審行之又奏江南李淦言葉李過愆被旨赴京  
以辯今葉李物故事有不待辯者李淦本儒人請授

以教官旌其直言又奏鄂州一道舊有按察司要東  
木惡其害已令桑哥奏罷之臣觀鄂州等九郡境土  
亦廣宜復置廉訪司行御史臺舊治揚州今揚州隸  
南京而行臺移治建康其淮東廉訪司舊治淮安今  
宜移治揚州又奏諸官吏受賕在朝則詣御史臺首  
告在外則詣按察司首告已有成憲自桑哥持國受  
賕者不赴憲臺憲司而詣諸司首故爾反覆牽延事  
久不竟臣謂宜如前旨惟於本臺行臺及諸道廉訪  
司首告諸司無得輒受又監察御史塔的失言女直  
人教化的去歲東征妄言以米千石餉闍里鐵木兒

軍萬人奏支鈔四百錠宜令本處廉訪司究問與本處行省追償議罪皆從之三月中書省臣奏請以或爲右丞世祖曰崔彥不愛於言惟可使任言責閏六月又同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兒奏近耿熙告河間鹽運司官吏盜官庫錢省臺遣人同告者雜問凡負二萬二千餘錠已徵八千九百餘錠猶欠一萬三千一百餘錠運使張庸嘗獻其妹於阿合馬有寵阿合馬既沒以官婢事桑哥復有寵故庸夤緣戚屬得久居漕司獨盜三千一百錠臣等議宜命臺省遣官同廉訪司倍徵之又言月林伯察江西廉訪司官木兒赤

帶河東廉訪司官忽兒赤擅縱盜賊抑奪民田貪污不法今月林伯以事至京宜就令詰問又言揚州鹽運司受財多付商買鹽計直該鈔二萬二千八百錠臣等以謂追徵足日課以歸省賦以歸臺斟酌定罪以清蠹源並從之又奏江西詹玉始以妖術致位集賢當桑哥持國遣其掎核江西學糧貪酷暴橫學校大廢近與臣言撒里蠻答失蠻傳旨以江南有謀叛者俾乘傳往鞠明日訪知爲禿速忽香山欺罔奏遣玉在京師猶敢誑誕如此宜亟追還訊問帝曰此惡人也遣之往者朕未嘗知之其亟禽以來三十年或



言大都民食唯仰客糴項緣官括商舩載運諸物致  
販鬻者少米價翔踴臣等議勿令有司括舩爲便從  
之寶泉提舉張簡及子乃蠻帶告或嘗受鄒道源許  
宗師銀萬五千兩又其子知微訟或不法十餘事有  
旨就辯中書或已書簡等所告與已宜對者爲牘袖  
之視而後對簡父子所告皆無驗並繫獄簡瘦死仍  
籍其家一女入官乃蠻帶知微皆坐杖罪除名三十  
一年成宗即位先是或得玉璽于故臣扎刺氏之家  
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即以上之徽仁裕聖皇  
后至是皇后手以授于成宗或以久任憲臺乞遷他

職不許成宗諭之曰卿若辭避其誰抗言哉或言廟  
政廉訪司案牘而令總管府檢劾非宜成宗曰朕知  
難行當時事由小人擅奏耳其改之大德元年或又  
條陳臺憲諸事皆見於施行於是或居御史臺久又  
守正不阿以故人疾之監察御史幹羅失刺劾奏中  
丞崔或兄在先朝嘗有罪還其所籍家產非宜等事  
成宗怒其妄言笞而遣之十一月御史臺奏大都路  
總管沙的盜支官錢及受贓計五千三百緡准律當  
杖百七不叙以故臣子從輕論而成宗欲止權停其  
職或與御史大夫只而合郎執不可已而御史又奏

或任中丞且十年非所宜或遂以病辭成宗諭之曰  
卿之辭退誠是已然勉為朕少留之閏十二月無領  
侍儀司事與太常卿劉無隱奏新正朝賀歲常習儀  
大萬安寺成宗曰去歲元都帶以雪故來後今而復  
然諸不至及失儀者殿中司監察御史同糾之二年  
加榮祿大夫平章政事尋與御史大夫禿赤奏世祖  
聖訓凡在籍儒人皆復其家今歲月滋久老者已矣  
少者不學宜遵先制俾廉訪司常加勉勵成宗深然  
之命或與不忽木阿里渾撒里同翰林集賢議特降  
詔條使作成人材以備選舉或以是歲九月卒至大  
元年七月贈推誠履正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追  
封鄭國公謚忠肅

葉李

葉李字太白一字舜玉杭州人少有奇質從學於太  
學博士義烏施南學補京學生宋景定五年慧出于  
柳理宗下詔罪已求直言是時世祖南伐駐師江上  
宋命賈似道領兵禦之會憲宗崩世祖班師鄂州圍  
解似道自詭以為已功因復入相益驕肆自顯初置  
公田關子其法病民甚中外毋敢指議李乃與同舍  
生康棣而下八十三人伏闕上書攻似道其畧曰二

光舛錯宰執之愆似道繆司台鼎變亂紀綱毒害生靈神人共怒以干天譴似道大怒知書橐出於李暉其黨臨安尹劉良貴誣李僭用金飾齋扁鍛鍊成獄竄潭州似道既敗乃得自便會宋亡歸隱富春山江淮行省及宣憲兩司爭辟之署蘇杭常等郡教授俱不應至元十四年世祖命御史大夫相威行臺江南且求遺逸以李姓名上初李攻似道書其末有前年之師適有天幸克成厥勲之語世祖習聞之每拊掌稱歎及是其姓名聞世祖大悅即授奉訓大夫浙西道儒學提舉李聞命欲遁去而使者致丞相安童書

有云先生在宋以忠言讜論著稱簡在帝心今授以五品秩士君子當隱見隨時其尚悉心以報殊遇李乃幡然北向再拜曰仕而得行其言此臣夙心也敢不奉詔二十三年侍御史程文海奉命搜賢江南世祖諭之曰此行必致葉李來李既至京師勅集賢大學士阿魯渾撒里館于院中它日召見披香殿勞問卿遠來良苦且曰卿嚮時訟似道書朕嘗識之更詢以治道安出李歷陳古帝王得失成敗之由世祖首肯賜坐錫宴更命五日一入議事時各道儒司悉以曠官罷李因奏曰臣欽觀先帝詔書當創業時軍務

繁夥尚招致士類今陛下混一區宇偃武脩文可不  
作養人才以弘治道各道儒學提舉及郡教授實風  
化所係不宜罷請復立提舉司專提調學官課諸生  
講明治道而上其成才者於太學以備錄用凡儒戶  
徭役乞一切蠲免可其奏是時乃顏叛北邊詔李庭  
出師討之而將校多用國人或其親暱立馬相鄉語  
輒釋仗不戰遂巡退卻帝患之李密啓曰兵貴奇不  
貴衆臨敵當以計取彼既親暱誰肯盡力徒費陛下  
糧餉四方轉輸甚勞臣請用漢軍列前步戰而聯大  
車斷其後以示死鬪彼嘗玩我必不設備我以大眾

踣之無不勝矣帝以其謀諭將帥師果奏捷自是帝  
益竒李每罷朝必召見論事二十四年特拜御史中  
丞兼商議中書省事李固辭曰臣本羈旅荷蒙眷知  
使備顧問固當竭盡愚衷御史臺總察中外機務臣  
愚不足當此任且臣昔竄瘴鄉素染足疾比歲尤劇  
帝笑曰卿足艱於行心豈不可行耶李固辭得許因  
扣首謝曰臣今雖不居是職然御史臺天子耳目常  
行事務可以呈省至若監察御史奏疏西南兩臺咨  
稟事關軍國利及生民宜令便宜聞奏以廣視聽不  
應一一拘律遂成文具臣請詔臺臣言事各許實封

幸甚又曰憲臣以繩愆糾繆爲職苟不自檢於擊搏  
何有其有貪恡敗度之人宜付法司增條科罪以懲  
欺罔制曰可由是臺憲得實封言事會尚書省立授  
李資善大夫尚書左丞李復固辭以謂論臣資格未  
宜遽至此帝曰商起伊尹周舉太公豈循格耶尚書  
係天下輕重朕以煩卿卿其勿辭賜大小車各一許  
乘小車入禁中仍給扶升殿始定至元鈔法又請立  
太學一日從至柳林奏曰善政不可以徒行人才不可  
以驟進必訓以德義摩以詩書使知古聖賢行事方  
畧然後賢良輩出膏澤下流唐虞三代咸有胄學漢

唐明主數幸辟雍匪爲觀美也乃薦周砥等十人爲  
祭酒等官凡廟學規制條具以聞帝皆從之時帝欲  
徙江南宋宗室及大姓於北方李乘間言宋已歸命  
其民安於田里今無故聞徙必將疑懼萬一有奸人  
乘釁而起非國之利也帝大悟事遂寢陞尚書右丞  
轉資德大夫時淮浙饑饉穀價騰踴李奏免江淮租  
稅之半運湖廣江西糧十七萬石至鎮江以賑饑民  
帝欲伐交趾召李入議李曰遐方遠夷得之無益軍  
旅一興費縻鉅萬今山路險巇深入敵境萬一蹉跌  
非所以威示遠人也乃止二十五年陞平章政事李

固辭許之賜以玉帶視秩一品及平江田四千畝於是桑哥爲尚書丞相顯擅國政急於財利毒及生民事具桑哥傳李雖與之同事然莫能有所匡正會桑哥敗事頗連及同列久之李獨以疾得請南還揚州儒學正李淦上書言葉李本一黥徒受皇帝簡知可爲千載一遇而纔近天光即以舉桑哥爲第一事禁近侍言事以非罪殺叅政郭佑楊居寬迫御史中丞劉宣自裁錮治書侍御史陳天祥罷御史大夫門荅占侍御史程文海杖監察御史變鈔法拘學糧徵軍官俸減兵士糧立行司農司木綿提舉司增鹽酒醋稅

課官民皆受其禍尤可痛者要束木禍湖廣沙不丁禍江淮滅貴里禍福建又大鈞考錢糧民怨而盜發天怒而地震水災游至尚賴皇帝聖明更張政化人皆知桑哥用群小之罪而不知葉李舉桑哥之罪葉李雖罷相權刑戮未加天下徃徃竊議宜斬葉李以謝天下書聞帝矍然曰葉李廉介剛直朕所素知者寧有是耶有旨驛召淦詣京師二十九年二月李南還至臨清帝遣使召之俾爲平章政事佐丞相完澤治省事李上表力辭未幾卒年五十一李既卒而淦至詔以淦爲江陰路教授以旌直言帝嘗問兵部郎

元史傳卷之六十一  
中趙孟頫李與留夢炎孰優孟頫對夢炎優帝笑曰  
不然夢炎以倫魁位宰相而附賈似道病民誤國伴  
食中書無所可否李舊由諸生力詆似道其過夢炎  
甚遠然其性剛直人不能容而朕獨愛之也李前後  
被賜之物甚多而自奉甚儉嘗戒其子曰吾世業儒  
甘貧約唯以忠義結主知汝曹其清慎自持勿增吾  
過指所賜物曰此終當還官也比卒悉表送官一毫  
不以自私至正八年贈資德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  
省右丞上護軍追封南陽郡公謚文簡

燕公楠

燕公楠字國材南康之建昌人宋禮部侍郎肅之七  
世孫母雷氏夢五色巨翼入幃遂生公楠十歲能屬  
文居父喪廬墓三年再貢下鄉不第後以連帥辟五  
遷至通判贛州事至元十三年世祖既平江南帥臣  
板授同知贛州事十四年以平廣南功遷同知吉州  
路總管府事二十二年夏召至上都奏對稱旨世祖  
賜名賽因囊加帶命叅大政辭乞補外除僉江浙行  
中書省事俄移江淮尚書省立就僉江淮行尚書省  
事江淮在宋爲邊陲故多閑田公楠請置兩淮屯田  
勸導有方田日以墾二十五年除大司農領八道勸

元史卷之六十一  
農營田司事按行郡縣興利舉弊績用大著効江西  
營田使沙不丁貪橫罷之二十七年拜江淮行中書  
省叅知政事桑哥既敗而蠹政未盡去民不堪命公  
楠赴闕極陳其故請更張以固國本世祖悅會欲易  
政府大臣以問公楠公楠薦伯顏不灰闍里闐里吉  
思史弼徐琰趙琪陳天祥等十人又問孰可以爲首  
相對曰天下人望所屬莫若安童問其次曰完澤可  
明日拜完澤爲丞相以公楠及不灰爲平章政事固  
辭改江浙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賜弓矢及衛士十人  
以行三十年復爲大司農得歲匿公私田六萬九千  
八百六十二頃歲出粟十五萬一千一百斛鈔二千  
六百貫帛千五百疋麻絲二千七百斤元貞元年進  
河南行省右丞釐正鹽法民便之召入覲成宗以公  
楠先帝舊臣慰勞良至改拜江浙行省右丞明年遷  
湖廣行省右丞轉運司判官唐申家沅州豪橫奪民  
田武昌縣尹劉權殺主簿誣繫其妻子悉正其罪五  
年召還朝以卒帝聞甚傷悼之賻贈有加特命朝臣  
護喪南歸

馬紹

馬紹字子卿濟州金鄉人從上黨張播學丞相安童



入侍世祖奏言宜得儒士講論經史以資見聞平章政事張啓元以紹應詔授左右司都事出知單州民刻石頌德至元十年僉山東東西道提刑按察司事益都寧海饑紹發粟賑之十三年移僉河北河南道提刑按察司事未行屬江淮甫定選官撫治遷同知和州路總管府事民賴以安十九年詔割隆興爲東宮分地皇太子選署總管召至京師爲刑部尚書萬億庫吏盜絨四兩時相欲置之重典紹言物情俱輕宜從貸減乃決杖釋之河間李移住妄言惑衆謀爲不軌紹被檄按問所全活幾百人二十年參議中書

省事二十二年改兵部尚書踰年復爲刑部尚書二十四年分立尚書省擢拜參知政事賜中統鈔五千緡時更印至元鈔前信州三務提舉杜璠言至元鈔公私非便平章政事桑哥怒曰杜璠何人敢沮吾鈔法耶欲當以重罪紹從容言曰國家導人使言言可採用之不可采亦不之罪今重罪之豈不與詔書違戾乎璠得免拜尚書左丞親王戍邊其士卒有過支廩米者有司以聞帝欲究問加罪紹言方邊庭用兵罪之懼失將士心所支踰數者當嗣年之數可也制可宗親海都作亂其民來歸者七十餘萬散居雲朔

間桑哥議徙之內地就食紹持不可桑哥怒曰馬左丞愛惜漢人欲令餓死此輩耶紹徐曰南土地燠北人居之慮生疾疫若恐餓死曷若計口給羊馬之資俾還本土則未歸者孰不欣慕言有異同丞相何以怒為宜取聖裁乃如紹言以聞帝曰馬秀才所言是也桑哥集諸路總管三十人導之入見欲以趣辦財賦之多寡為殿冢帝曰財賦辦集非民力困竭必不能然朕之府庫豈少此哉紹退至省追錄聖訓付太史書之議增鹽課紹獨力爭山東課不可增議增賦紹曰苟不節浮費雖重斂數倍亦不足也事遂寢都

城種首藉地分給居民權勢因取為己有以一區授紹紹獨不取桑哥欲奏請賜紹紹辭曰紹以非才居政府恒憂不能塞責詎敢徼非分之福以速罪戾桑哥敗跡其所嘗行賂者索其籍閱之獨無紹名桑哥既敗乃曰使吾早信馬左丞之言必不至今日之禍帝曰馬左丞忠潔可尚其復舊職尚書省罷改中書左丞居再歲移疾還家元貞元年遷中書右丞行江浙省事大德三年移河南省明年卒有詩文數百篇

傳卷第六十

傳卷第六十  
三



卅9562  
3030

